

呜呜呜求那种受被囚禁的小说真的好喜欢这种？



故事档案局 
知乎 官方帐号

 会员特权 已解锁价值 ¥39.00 的盐选专栏

创作声明：内容包含虚构创作

盐选专栏名：《霸道总裁别爱我：甜又爽的反套路现言小说》

作者：@咕咕咕吱等 随便写写。高三狗。虐男主。爱挖坑。更新不定。暂退。

我怎么也没想到，盛景安会这么爱我，
更没想到的是他得不到我，竟然要囚禁我。

《囚鸟》（已完结）

「姐姐，你别不要我。」一片漆黑的屋子里，比我高半个头的少年将我狠狠抱住，禁锢着我，不让我离开。

「松手。」我漠然地将他的手从我的衣服上拉开，眼里满是嫌恶，「你有没有自知之明？明明是我名义上的哥哥，却喊我姐姐？」

我冷笑一声，不打算放过羞辱他的任何机会。身体微微靠近他，手指挑起他的下巴，无视他不知所措的表情，语气中充满故作的暧昧，「还是说，优等生对这个游戏上瘾了？」

在这段畸形关系开始的时候，我曾热衷让他叫我姐姐。他总是皱着眉拒绝。但当他有一次被逼无奈，用细如蚊呐的声音说出这两个字时，作为交换，我主动亲了亲他的脸颊。得了甜头之后，他这个死闷骚很快舍弃掉了自己的羞涩，在私下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对我一口一个姐姐，希望换点甜头。

自然，我也不曾吝啬就是了。

「盛景安。」我见他良久没有反应，又再次叫了他的大名。

他回过神来，脸上表情却愈加偏执，他轻轻啄了下我的手指，然后又看向我，眼中爱恨交杂，似乎是自己身体中的两种力量在斗争。最后，他开口，「是姐姐把我变成这样的呀。」

他的声音很轻，如一根羽毛落在这屋子里。他的手逐渐从我的腰往下移，熟稔地划过我的腿侧，话语里意有所指，「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，你别走。」

1

贫穷是贯穿我童年的线索。

在四岁时，我就失去了父亲，那时还小，没什么感觉。见到那黑色的棺木时，我才有一点悲伤涌上心头。

我再也骑不了大马了。我永远失去了这个资格。

父亲在世前，家里日子过得还算不错，我可以穿着可爱的蕾丝小裙子，可以是家里最受宠爱的小公主，可以获得伙伴艳羡的目光。

但在父亲离世之后，我一夜落入尘埃，父亲留下的遗产被瓜分，生活处境越发窘迫，家庭的重负全部压在母亲瘦弱的肩头，她堪堪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。

尽管她一直在尽她可能地给我最好，但我记忆里童年的主食，永远是寡淡到看不见米粒的粥。所以就算后来富裕了，我对白米粥还是有一种天然的反感。

为了让生活好过一点，母亲带过好几个男人回家，让我叫叔叔。我乖巧地和他们问好，一方面是不想给母亲添麻烦，另一方面是希望当中有一个会给我父亲曾给过我的爱。

母亲最后一个带进家的男人是盛叔叔，自此之后，我们家中不再出现其他男人的身影，只有盛叔叔。

我以为他会是我新的父亲。

直到有一年冬天，母亲从幼儿园接我回家。路过商场的时候我看到了盛叔叔，便忍不住跑过去向他问好，我的速度太快，母亲没能拽住我。

「盛叔叔！」我打完招呼，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叔叔手中还抱着一个小孩，他白而瘦，睫毛很长，像一个洋娃娃。缺少孩童该有的肉感。

他的眼神不像这个年纪的孩子，很淡，他只是扫了我一眼，没将目光在我脸上逗留。

而叔叔身边，还站着一个雍容华贵的妇人。她穿着白毛大衣，头发打着卷，仿佛从电视里走出的人儿。她弯腰很温柔地摸了摸我头，转头问盛叔叔，「这是哪家小孩？」

我拘谨地后退一步，攥紧衣角，察觉到盛叔叔因紧张而微蹙的眉头，我赶忙开口道：「阿姨好！我妈妈在叔叔公司工作，有次我去那边玩，叔叔看到我给了一颗糖。那糖可好吃啦，所以我想来和叔叔道谢。」

这都是我随口扯出的谎，不过六岁，我就开始对撒谎这件事手到擒来。

盛叔叔眉头舒展开，笑着点头，「我想起来了，你喜欢吃，下次叔叔让你妈给你带点。」

「谢谢叔叔！那我去找妈妈了。阿姨，叔叔再见！」我装作很开心的样子和他们挥手告别，在转过身那一刻，有什么潮湿的东西染湿了眼角。

我走过街头，看到躲在街角的母亲，她看着我，眼里是沉甸甸的哀伤与欲言又止。我装作什么也没发生，笑嘻嘻地拉起她的手，嘴中不停讲幼儿园的趣事。

我心里却隐约明白，原来我和我的妈妈，是不能见光的。

盛叔叔只可能是我的叔叔，而不是爸爸。

叔叔再来我家，他摸着脑袋夸我聪明，问我妈妈，我准备上什么小学。

「就家门口那个吧。」

「这么聪明孩子，可不能埋没了。」他半开玩笑摸了摸我的头，「让她和景安上一个学校吧，学费我来付。」

我对他甜甜一笑，表达了我的感激。但我心里清楚，这不过是他对我的奖赏。同时心里又生出来一点弄不清楚的迷惑——为什么让我和他的儿子在一个学校，他难道不怕之前的事重演吗？

盛叔叔可能看出我的担忧，他只轻叹了一口气，看着母亲却对我开口，「小敏，叔叔是在保护你和妈妈。」

那时候的我只当这是一句冠冕堂皇的借口，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，盛叔叔说的都是实话。

就这样，我上了市里数一数二的小学。盛景安不和我在一个班，他在教育资源最好的一班。

我一直知道他，他是盛叔叔的儿子，心头宝贝，也是这个学校的万年第一。二年级开始，日子过得不再平静。

难挨的日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我已经记不太清了。只记得那是一个暖阳的冬日午后，我被班里的小霸王叫出去，在一片嘲弄的嬉笑声中被推倒在地。

那个小霸王颐指气使地看着我，「喂，听说你是小三的女儿？」

「你胡说什么！」我脸发烫，但依旧强撑着反驳他。

「你装什么啊，盛景安亲口和他朋友说的。」

无止境的嘲弄与恶作剧。从那天起，我成了这个班最边缘的存在，谁都可以打着闹着玩的旗号，来侮辱我。

母亲有时候会问我身上怎么总受伤，我就会抱着她笑嘻嘻地说，是自己玩的时候弄的。我不想让她担心，也不想让她为难。

我没有和盛景安直接对上的机会。我知道他讨厌我的存在，所以故意放出消息，给那些人一个可以欺侮我的理由。孩子们的天真是最好利用的东西，加以诱导就会成为恶意。而盛景安他甚至不需要自己动手，就能给我带来噩梦。为了不惹来更大的麻烦，我每次都躲着他走。

直到四年级的一节体育课，我和盛景安不期而遇。

那是自由活动时间，我想着反正去操场也会被孤立，干脆去学校花圃休息，却在那里看到了拿着书坐在一旁长椅上的盛景安。

我往后退一步，想趁他没注意偷偷溜走，他却敏锐地捕捉到我发出的细小声响，目光朝我投来。

我僵着身子，没敢动。

他的睫毛还是那么长，像微颤的蝶翼，单薄的身子外套一件白衬衫，标准的优等生打扮。

「我知道你。」他很突兀地开口，打破了宁静，毫无感情地看向我，「你是盛彦情人的女儿。」

薄薄的窗户纸被捅破，我想这个时候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。

「他是我父亲，我不对他的行为做出什么评价。」他又扫了我一眼，如看一只蝼蚁，带着些蔑视与警告，「但我不希望你和你的母亲，出现在我母亲以及我面前。」

想起往日收到的欺负，鼻头泛起酸意，内心怒意翻涌，但我又能做什么？我只能握紧拳头，低下头，囁道：「我……我知道了。」

那之后的日子，我更是躲着盛景安，不在他面前出现。

我并不想让我的母亲取代他母亲或者怎样，我只是想让我的妈妈，不要那么辛苦地生活。

对我来说，这就够了。

初中，我和他依旧在一个学校。但我有意去了离中心远的那个校区。我不愿意因为他放弃唾手可得的优质教育资源，我也不想一直生活在他的阴影下。于是选了这样一个折中的方式。

那是盛景安手伸不到的地方——或者说他不屑去费心，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，我不会再被排挤，被欺侮。

我不知道盛叔叔能再供养我们多久，但我知道靠别人不会长久。所以，我很用功地读书，想要掌握命运。

自己抓在手里的东西，才会让我有安全感。这是我从小就明白的道理。

姣好的外貌，优异的成绩，装出来的温柔性子，我很快成了分校的风云人物。

我依旧如履薄冰地生活着。我怕自己的幸福如同夏日的烟火，只是绚丽的昙花一现。

初中稳稳地过去，我升入分校的高中。

高二，盛叔叔一个月没有来，我知趣地没有多问，心里却猜测，多半是他和母亲结束了这段关系。

可一个月之后，盛叔叔却再次出现在我家，嘴角有青色的胡茬，脸上疲惫，却依旧挂着笑容。

他唤我过去，问我愿不愿意住进盛家。

母亲倚在厨房门边，静静看着我，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放松。

我要抓住这个机会。

于是我点头，又有些畏惧。那是我第一次提到盛景安的妈妈，盛叔叔的妻子，「那阿姨……」

「她去世了。」他揉揉我的头，让我升起寒意的是他脸上和我妈妈如出一辙轻松的神情，「以后我们是一家人了。」

我终于有了父亲，但我却丝毫开心不起来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会做出这样的决定。很多事情母亲不和我说，我也不愿意问她让她为难。这次也一样，我控制住自己的好奇心，缄默地接受了这个消息。

夏天，我和妈妈正式搬进盛家。前任女主人的气息似乎还残留在这个屋子里，我躲在母亲背后，悄悄打量盛宅漂亮的装饰。蕾丝点缀的窗帘，繁复的玻璃吊灯，仔细裱装的画作，无一不展现着原主人的好品味。

「景安，来见见阿姨。」叔叔帮我接过行李，然后唤楼上的男孩。

没有反应。

叔叔脸上有些挂不住，语气加重，「盛景安，下来。」

门被「轰」地打开又关上，盛景安精致的脸出现在二楼扶手旁。

他比我上次见他要高许多，依旧是那样瘦削。五官逐渐长开，像是一张舒展开的水墨画。淡淡地，却极有味道。

他冷清的眼扫过楼下，目光在我和母亲身上略一停顿，开口道：「盛彦，我妈不过才去半年，你就迫不及待地接你的小情人回家了？」

母亲拉着行李的手绷起，她轻呼一口气，摆出一个温柔的笑容，「景安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」

男孩没有回应她的示好，只是勾起嘴角回了一个嘲讽的笑容。

「盛景安，你不要太过分。」盛叔叔安慰地拍了拍母亲的肩，扭头冷脸道，「不管你怎么想，以后阿姨和小敏，就住在这了。」

盛景安没有回应，他直接回房间，并狠狠甩上房门，以此来表达他的愤怒。

我低头看着黑色小皮鞋，温黄的灯光打在皮鞋上，仿佛在皮鞋上蒙了一层蜡。在这里生活，一定很累。

盛景安没有给过我好脸色，相应地，我也不主动招惹他。

所以虽然我和他在一层楼，我们二人之间也没有什么交集。

日子就这样又过了一年，这一年里，他一开始的愤怒逐渐消退下去，变成了漠然。

他始终把我和母亲这两个闯入者，当作这个家的陌生人。

有时候我会感觉，他不在乎这个家里的任何一个人，包括他的父亲，他游离在这个家外。

高三上的期末，分校和总校会一起举办期末大会。分校和总校各有一名代表上台演讲，分校的代表是我。我不觉得这是运气，以往付出的努力，让我实至名归地拿下这个荣誉。

我猜总校应该是盛景安，不想在台上被他比下去，便不断拿着演讲稿练习，把握每一处停顿与感情，甚至到后来，我可以倒背如流。

直到真到了这一天，我才发现，另一个代表不是他。

后台，只有我和另一个没见过的男生。

他看到我，向我搭话，「你是分校的代表？」

「嗯。」我点点头，不想多说。

「你好冷淡啊。」男孩笑嘻嘻地，眼里满是兴味。那种眼神过于炙热，我并不喜欢。

大会结束，各班原地解散，学生自行回家。我不想在门口碰上盛景安，也许他的司机看到我会让我一起上车，这也太尴尬了，便留在总校逛了逛。

总校有一座后山，那里风景很好，很多学生来这里放松。我朝那走，想看眼这里的风景。

却巧，后山的亭子里，有两个人影。我没上前，悄悄打量，发现一个是刚刚演讲的男生，一个是盛景安。

我听到刚刚演讲的男生问盛景安，笑嘻嘻地打趣，「你今年怎么不愿意上去演讲？会场里大半女生都伤心死了。」

「不想和恶心的人同台。」盛景安声音淡淡的，却依然能听出厌恶。

「……分校那个女孩？我感觉她挺好的啊。」

「她妈是盛彦情妇。」

「哦……」

盛景安的语气无端加重，只听见他嗤笑一声，道：「怎么，你对她有兴趣？不过我提醒你，陆续，她妈妈这种没了男人不能生存的样子，她也不会好到哪去的。你最好还是别招惹，惹得一手腥。」

我的手握紧又松开。我在这里听盛景安侮辱我妈妈，却无法上前制止。

最后，我一言不发离开了后山。

当晚，我鼓起勇气敲响了盛景安的门。

他开门，看到是我，当即就想关上，我没给他这个机会，强硬撑着门，不容置喙道：「我有事要和你说。」

他怔愣片刻，因为我难得表现出来的强势，只皱了皱眉，放我进来。

「我不期望你接受我妈妈，但我希望，你能不能给她一点尊重？」我收敛了刚刚的虚张声势，低声下气道。

「尊重？」他反问道，语气像是结了冰，「那谁来给我母亲尊重？」

「我妈不过才死几个月，她就来鸠占鹊巢，这种人，你和我提尊重？」

「我妈死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来和我提尊重。你和你妈，尊重过我们吗？」他的目光如同锐利的剑，直直看向我，带着不容我逃避的力度，「你怎么不说，是你母亲逼死了我母亲？」

他的话语如当头一棒，把我打得失去了组织言语的能力。我想起童年时饿肚子的痛苦，想起被同学孤立的委屈，想起那些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度过的日子。我再看向他，他冷冷看向我，眼底却藏着不易察觉的哀伤。

他又好到哪去呢？

我避开了他的目光，浑浑噩噩地回到了我的房间，然后靠着门板，矮下身，忍不住哭了出来。

2

我们上的高中是靠绩点直升，而这些绩点对我和盛景安来说不是问题。生活平静得像是一池死水，但母亲怀孕的消息像是一块石子，打破了这一池的宁静。

盛叔叔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盛景安像是唯一一个例外，只沉着脸，没有说任何话。

看着母亲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母亲曾抱着我，安慰我也像在安慰自己，「以前的日子都过去了。」

我回抱住她，心里充满了经年累月的疑问，以前的日子怎么了，母亲在我不知道的地方经历了什么，盛叔叔能给母亲足够的安稳吗？

这世上没有长久的感情，这东西就如水上的浮萍，没人知道有没有明天。

意外发生得猝不及防，六个月时候，母亲不慎从楼梯上摔下来。那时，刚放暑假，我去了补习班，叔叔则在公司上班。家里只剩下妈妈和盛景安。

盛景安在房里看书，听到门外痛苦的呻吟，他出门查看。却看到他一直痛恨的继母一脸痛苦地在向他求助。

他犹豫了，他明白这是最好地报复这个鸠占鹊巢女人的机会，但他又怕这个女人真的死在他面前。他不过是一个半大的孩子，心里半是恨意半是道德的约束，这复杂的思绪让他在原地犹豫。直到她痛得快失去知觉，他才反应过来，如大梦初醒，从二楼跑下去拨打救护车。

像老天的玩笑，他最终选择救人，但还是迟了。

妈妈的孩子没有保住，原本被撑圆的肚子一夕之间瘪了下来。更大的恶果是，她不能再有孩子了。

母亲得知这个消息，精神在崩溃的边缘徘徊，嘴中喃喃着一些让人听不明白的话语，「为什么还缠着我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不给我好过？」

叔叔一直在她身边安慰她，虽然他自己也因失去孩子而痛苦。

我在病房门口看到原本知性美丽的妈妈，变成那样状若疯癫的模样，我的情绪也在崩溃的边缘游走。我将身子的重量压在房门，忍着不哭出声。

「你满意了？」我语气不善看向站在走廊尽头的男孩。

他沉默着。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漠然得像是局外人。

「一命还一命。」我略带嘲讽开口，他依旧没有动弹，我恨透了他这副到现在还无动于衷的模样，「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」

「我没有这么想。」他撇过脸，只给我留下看不出情绪的侧脸，简短开口回应道。

母亲疯了。

她被叔叔送到市郊的别墅休养。叔叔可能在外有了新欢，也有可能和母亲同去了别墅，他时常不在家。

而我和盛景安同时满足绩点条件，直升入本地的大学，成了大学的新生。

偌大的盛宅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。

滔天的恨意日日夜夜将我烧灼，盛景安毁了我的妈妈，也毁了我拥有的为数不多的幸福，他曾经带给我的痛苦，也在这种时刻重新被我想起提出来，成为我恨他的原因。

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我很乖地不去招惹他，很乖地努力学习，为什么还是因为他而遭受不幸？

这叫我如何不恨他？

「盛景安。」开学第一天我叫他，他站在门口顿住了脚，看我。

「能不能载我一程。」我装作不好意思道，「如果不方便就算了…」

或许是因为愧疚，或许因为我很难得的请求，他虽然不情愿，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

我笑，然后跟上。

「以后可以放学上学载我一程吗？」下车时，我开口问他，这话颇有点得寸进尺的味道。

他站在车门旁，用手提着包，似乎在想一个借口拒绝我。

「晚上家里没有人，如果我先回去的话，我会怕。」我低下头，故意不看他的目光，「我们一起吧。」

「麻烦。」虽然这么说，他还是同意了。或许是因为他想到自己才是造成如今这个局面的罪魁祸首。

进班选座。眼见盛景安已经选好了位置，我便没多犹豫，直接选了他后面的位置。

这个角度能观察到他，同时不让他反感。

他没给我投来目光。只是在我落座时，把椅子往前移了移。

我同桌是之前曾有一面之缘的男生，他笑嘻嘻道：「好巧。」

我略向他点头，算打过了招呼。

盛景安却转过头，警告似的看一眼他，然后又转回头。

他耸耸肩，冲我笑笑，小声道：「小景安不让我和你多交流。」他打量我，然后冲我扬起爽朗的笑容，「话虽如此，但我对你很好奇啊。」

我躲过他的目光，低下头，露出脆弱的颈。

我是一个逆来顺受的角色。这是我想向他传递的信息。

放学，我提前收拾好了书包等盛景安。他没看我，直接收拾好书包就走，我亦步亦趋地跟上他的步伐。

身后传来同座那个男生带有几分调侃的笑声，「盛景安，你这是有个跟屁虫妹妹啊。」

盛景安没多做理会，上车的时候，他才开口，警告般道：「以后不许跟着我。」

我凑近他，脸上是天真的模样，「可是，我想亲近哥哥呀。」

「我从小就知道哥哥是很厉害的人。」

我从小就知道盛景安和我不一样，一个在光里，一个在泥里。

「当年的毕业典礼，我很想和你一同上台演讲。」

我想将你比下去，我想让你知道，就算你曾经处心积虑把我压入泥里，我也能和你站在同一高度。

「妈妈的事，我不怪你，毕竟哥哥不计前嫌，把妈妈送到医院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」

我不怪你，那是因为我对你怀揣着绵长的恨意，这种恨不仅仅来源于母亲的失事，而是从我第一次因你的轻飘飘一句话而被羞辱开始，就植根于我的胸腔中，直到今天，它终于长成无法撼动的参天大树。

他怔怔看着我，似是没料到我会这样想，眼底有慌乱闪过，他轻声道：「我恨你的母亲，但我从没想过她会变成这样。」

日夜的愧疚感与罪恶感，让他多日从梦里惊醒，狭长的眼下，竟已生了近看明显的黑眼圈。

我的手指抚上他的眼侧，他难得没有推开我，无声容忍了我的动作，来自受害者女儿的原谅，或许能让他减轻一些压力。

我的声音在狭小的车里散开，像是宽慰，「不是你的错。」

就是你的错。

他的睫毛颤了颤，突如其来的急刹车打断了黏稠的气氛。他仿佛从梦里醒过来，眼神恢复清明，身体则朝一旁移动紧靠在车门上。脸上又布满寒霜。

抗拒的样子。

我收回手，在心里偷笑。他在抗拒什么呢？

抗拒仇人女儿的温暖，还是抗拒刚刚那一刻自己的失神？

不过于我来说，这背后的含义都是一样的。

3

或许因为我的一番真情坦白，让他逃脱了梦魇；也或许是因为愧疚感，他对我的态度有所缓和。

而我的那位同桌，我也知道了他的名字，陆续，听说他是盛景安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也是有名的花花公子，虽然才十八岁，谈过的女朋友却不少。

他毫不遮掩地对我展现兴趣，甚至可以称得上追求。桌洞里的花，中午的甜食，什么浪漫的把戏，他都要过。

有一次上课，他尝试着和我搭话，我认真听课，不想理他。他把头靠在书桌上，侧脸看我，一边拽着我校服衣袖，一脸委屈道：「小敏，看看我嘛。」

我给了他一个目光，那种怯怯的，又带着点笑意的眼神。

下一刻，他的眼睛亮了。

同样地，我对盛景安的好也不加掩饰。

他犹豫着要拒绝，但因为我说过想要弥补关系的谎话，以及他对温暖的贪念，他最后还是接受了我的好意。

如果他是一座冰山，那他一定开始融化了。

我真的是这么想的，直到陆续给我看他和盛景安的聊天记录，我才知道我的天真。

「你喜欢盛景安？」一节体育课，陆续在更衣室门口堵住了我。

或许是我今日对盛景安的热切太过于明目张胆，让他笃定地说出自己的推测。

我恨他还来不及。

心里这么想的，嘴中却说出不一样的想法，「你……不要说出去……」

他冷笑一声，眉间染上焦躁，「你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吗？」

「抱歉。」我低头，脖子暴露在他的视线之内。

下一秒他毫不留情地将我推在墙上，身体靠得很近，我甚至能感觉到他炙热的身体。他的脸上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，「你就算不喜欢我，也不应该喜欢盛景安吧？」

我惶恐地看着他，眼里挤出泪水。

他看着我欲哭的表情，默了默，语气里再也没有那股狠劲，只是松开手，颓然倚靠在墙上，掏出他的手机，扔给我，「你自己看吧。」

屏幕上是他和盛景安的聊天记录。

「你妹妹喜欢什么？」

「不知道。玩的时候注意点分寸。」

「还有，她不是我妹。」

我异常冷静地把手机扔回给他，收回此时看来无比滑稽的，欲坠的泪水。然后起身离开，留下一句，「谢谢。」

哥哥帮妹妹补课，是天经地义的吧。

我借着这个理由，让他帮我补习数学。我故意装傻，只是为了让他多给我讲几遍。

他可能察觉到了我的别有用心，但他懒得戳破，只再费些口舌，和我讲一遍。

这还是有些成效的，几个月后，他已经敢毫不客气地揪我耳朵了，虽然这种事，只有当我实在「冥顽不化」时才会出现。

自上次那件事之后，陆续身边原本断了的莺莺燕燕又围绕在了他的身边。他丝毫不收敛，甚至有时我回班，还看到他和他的某个女友在座位上卿卿我我。

他故意和那些女人调笑，然后打量我，发觉我丝毫不受影响时，他又不知道在对谁生气，让那个刚还坐他腿上的女孩滚。

我只觉得他可笑。

后来他也自讨没趣，不再干这种事。

我们俩的冷战，以他求饶告终。他真诚而又坦荡，「我想好好喜欢你。」

他眼里的光让我有一阵恍惚，如果没有盛景安，或许我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吧。

第二年七月，母亲从小别墅楼上跳下来，结束了她的生命。

这个消息是盛景安告诉我的，他难得柔下声音安慰我，「阿姨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。」

明明是大夏天，我却觉得手脚冰凉，我上一次看到母亲，还是在三月，再次听到她的消息，竟已天人两隔了。

叔叔出面办了妈妈的葬礼。

满目的黑色几乎蒙住了我的眼，我在灵堂哭得几近昏厥。盛景安因他可笑的愧疚感，陪在我身旁。

四岁经历的场面，十九岁再经历一次。

我什么都没有了。

母亲去世，我在这个家的地位更加尴尬，好在叔叔没有多说什么，依旧供养我，让我住在盛宅。

他在母亲去世后见过我一次，宽慰我不要太伤心。我只麻木地点头，这种话，我听过太多次了。

只是在会话结束后，叔叔突然仔细打量我一番，感慨般道：「越来越出落得像你妈妈了。」

后来，盛叔叔更少出现在这个家中。有时候我会有一种，这个家里只有我和盛景安这种的错觉。

母亲去世后，盛景安的态度对我有了些转变。我知道，那是他的负罪感在作祟。

一个夜晚，我从梦魇里惊醒，那个梦里，是母亲的棺木。

我赤脚下床，去一楼拿水，不知道是因为惹出的动静，还是他没睡，他也紧随其后地出现在一楼。

「怎么不穿鞋？」他皱着眉问我，一边夺过我手中的冰水，给我倒了一杯温水。

「我梦到她了。」他明白我说的她是谁，因此保持着沉默。

我拽住他的衣袖，靠近他，他犹豫了片刻，没挣扎，我愈加大胆地环住他的腰，将头靠在他的胸膛。

「你」盛景安手忙脚乱想要推开我，却在听到我带着哭腔的声音后，又停下了动作。

「我真的好害怕，哥哥，能不能陪陪我。」我红着眼看他。

聪慧如他，怎么会不知道这是一个陷阱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僵硬地把手放上我的背上，涩然道：「好。」

也许是因为在深夜，等盛景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床上陪我了。

我整个人裹在被子里，他隔着被子轻拍我，有些别扭地哄道：「快睡吧。」

之后，这种剧情每天都会上演，盛景安的哄睡能力，也愈来愈娴熟。

我很清楚地知晓，如今他对我的感情，是建立在对我母亲的愧疚之上。我不会就此满足，毕竟要他痛，不是只有这点力度就可以的。

我花了多久才打开他的心房？我已经记不清了。有时候在晚上，我也会问自己这么做有没有意义。但这个答案通常没有结果。

我必须得恨他，这是我支持我走到现在的理由。

从童年就开始的不断失去，我不知道要归咎到谁的头上。我只能将其间一部分的痛苦转移成恨，让这种更极端的情感替我分担。

盛景安对我的冷漠日渐消弭，在一个有着暖阳的冬日，他坐在窗边读报，突然开口道：「我其实没有那么恨你的妈妈。」

以前的我，从未想过会有一个和他这样好好谈话的机会，我在他身边坐下，喉咙里发出一个单音节，「嗯？」

「我恨的其实一直是盛彦。」如今他已经不再排斥我的靠近。他用纤长的手指翻过报纸下一页，声音没有什么感情，仿佛在叙述另一个人的故事。

「我刚记事的时候，就知道了你的母亲。她的名字是我妈的噩梦。」

「好像她和盛彦是大学同学，曾经在一起，但我妈用家里的权势逼迫了他们分手。」

「盛彦被逼无奈，娶了我妈，有了我。」他把报纸放在桌上，眼睛落在窗外似乎在回忆往事，「盛彦应该是想结束这段感情的，但是你父亲的死，又让他蠢蠢欲动。」

「他在别人，包括我妈面前扮演着好丈夫的形象，费尽心思蚕食了我母亲家的公司，最后，他想要的都得到了。」说到这，他甚至还笑了笑，「还挺励志的，是不是？」

「我恨他是因为他的虚伪，明明不爱还要装出爱的样子。我算什么呢？在他的人生中，只能算是一个帮他获得权势的工具吧。」

「但我不能恨他，他是我的父亲，我身体里留着他一半的血脉。」

「于是，我只能恨你的母亲。」

他如此这般坦诚，弄得我心底生了几分惶恐，但同时我也知道，他脆弱的时刻，是一个好时机。

于是我轻轻把他脸扳正，在他的惊愕的目光中吻上他的唇，蜻蜓点水，一触即分。

我原想说，你不是一个工具，你是我心中光芒万丈的盛景安，我知道这样能更获得他的好感。

但我最后说出口的是：「我们是一样的。」

不同的是，他比我坦诚，比我更早地脱身，而我不能，我已经陷入泥沼中，无法抽身。

他的目光变得深邃，过了良久，不知道在问谁：「你爱我？」

「我想待在你身边。」我避重就轻。

他盯着我，仿佛已经洞穿了我的真实想法，最后他只是轻叹一声。

「我不在乎答案。但如果这样的游戏能让你好受点，那我没有意见。」说罢，他主动靠近我，将我搂入怀中。不过是那种很礼貌的拥抱。

游戏开始了，与其说是游戏，不如说是博弈。

我和他心知肚明，也同样地自信自己不会是输家。

在学校，我们依旧是不太熟的继兄妹，而到家，我则会主动缠上他。

「别闹。」他坐在书桌前看书，我则得寸进尺地坐在他的腿上，两条腿故意晃，想吸引他的目光。

「你都不理我的，哥哥。」我有意将后两个字叫得缠绵悱恻。

他的呼吸微微快了些，但最终还是纵容了我大胆的举动。

「想做什么？」他把书放在桌上，无奈看向我，眼底竟有几丝宠溺。

「我给哥哥做了饭，下去尝尝吧。」我搂住他的脖子，娇笑道。

「好。」我不知道他是否从这段畸形的关系中获得快乐，但每次我告诉他怎么为他做了吃的，他的表情总会变得更柔和一点。

吃过饭，我和他在客厅看电视。

「叫我一声姐姐。」我头靠在他的腿上，百无聊赖地玩着他的手指。偶然间灵光乍现，开口道。

「不要。」他皱了皱眉，拒绝。

好吧，这人虽然有时候很柔软，不过大部分时间里，还是那样冷冰冰的。

「你喜欢我吗？」我又问道。

客厅里寂静片刻，只有电视里传来的背景音，我以为这个问题注定得不到答案，不曾想过了半晌，他才开口，「说实话，我不知道。」

「我不想再自欺欺人。我唯一能明确告诉你的是，我不讨厌你。」

我直起身，他的眼神非常认真，不见半分调侃。

「这个回答我还算满意。」

「那你……」

我没让他问完，而是用吻堵住了他欲问出口的话。只是唇与唇触碰的一个吻。

我不像他那样坦诚，于是我只能自欺欺人地逃避。

3

随着关系的亲密，在学校也会无意中流露出亲昵。以往放学盛景安总是一走了之，现在他会等我，甚至主动帮我拿书包。

等走到没人的时候，我会上前偷偷牵住他的手，他假意挣脱两下，也就随我了。

陆续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。在我留下值日让盛景安去车上等我的一天，他也坐在座位上，迟迟不肯回家。

打扫完卫生，教室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。他坐在位子上，抱着胸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我拿了书包想走，却被他拽住。

「松手。」我语气不善。

陆续难得强硬地将我拉到他双腿之间，用腿禁锢着我不让我挣脱。

「你做什么！」我脸上热度飙升。

「我不这么做，你不早就跑走了？」他半开玩笑，而后收敛了笑意，脸上是难得一见的严肃，「你和盛景安在一起了？」

「不关你事。」

他轻叹一声气，看出我的抗拒，微微松开手，「有些事你应该知道。关于你和盛景安。」

「你别拿这种事诳我。」我厌恶地扭过头，或许是眼底的嫌恶太过明显，他呼吸急促起来，像是在极力压制某种情绪，他露出受伤的神色，「小敏，不要拿这种眼神看我。」

他的眼神沉甸甸的，似乎装载了很多东西，一时间我愣住，呆呆看着他的眼睛。

盛景安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，「该回家了。」我惊醒般退后，慌忙朝门口走去。

「我看你很久不出来，就来找你。」他眼神重若千钧。

无端生出惶恐，我赶忙上前拉住他的手，「你听我说…」

「先回家。」他打断了我欲要解释的话，强硬地牵住我的手。不同于以往，他的手指从我手指的缝隙中钻进去，十指相扣。仿佛在宣示主权。

我被盛景安拉着踉跄往前走，没有看到，盛景安回头，隔着玻璃与陆续那短短一刹火药味十足的对视。

火光四射，陆续在盛景安警告的目光下，露出一个笑容。

上了车，盛景安无视前面的司机，将我抱在他的腿上。

「这样不好…」我心虚地看了一眼前面目不斜视的司机，劝道。

「嗯。」闻言他很快接受了我的意见，按动扶手旁的一个按钮，紧接着有隔板升起，阻隔了司机的视线。

我攥紧了衣角。盛景安的脸色依旧是淡淡的，但我察觉到，他眼角泄露出的怒气。

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被他按住。他的鼻子撞上我的鼻子，有些疼，但他没有退后，反而将错就错，撬开了我的嘴。

我吃了一惊，而后反应过来，眼底满是笑意。

他之前从来没有这种经历，我和他以前的吻，最多是摩挲。因此他的吻很笨拙，凭着本能摸索，只知道想要再亲密些。

绵长而又生涩的一吻，结束后，他一向冷清的面容，沾染上几分欲色。

我捧上他的脸，笑，「哥哥吃醋了？」

他避开我的目光，手却将我抱紧，眉眼间的怒气有所缓和。我的脚晃荡，表露出愉悦的心情。

「我们谈谈吧。」他突然开口，眼神很认真，仿佛下了什么决心。

「嗯？」

「支撑你的不一定要是恨，对不对。」虽说是疑问句，他的语气里却满是笃定，下一句却又八竿子打不着，「其实对我而言，你是不一样的存在。」

他说得含蓄，我却什么都明白了。果然还是同类最懂同类。

但心中却无法抑制地生出欢喜，是因为达到了目的，还是因为其他什么，我不敢细想。

「你也尝试喜欢上我吧。」他把我的手靠近他的脸，甚至主动蹭了蹭。这种举动让他觉得不好意思，于是很快又松开了手，耳根开始发红。

有什么东西在破冰，那一刻，我心底甚至起了一个想法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这没有意义的恨，也就不要坚持了吧。

这么多年的失去，追根究底怪不到他的头上。不是他让我的父亲去世，也不是他让我的母亲成为盛彦的情妇。

更何况，他现在为我奉上了更为重要的东西。

我没有表态，只是挑起他的下巴，把额头与之相抵，半开玩笑道：「叫姐姐。」

「别这样……」他微弱的反抗被我忽视。

「那我不理你了。」我作势要从他的腿上下去，却被他摁住。

我回头看他，眉眼间有不满。

他的脸逐渐通红，微微低下头，我只看得见他微颤的睫毛。

他终于开口，声音细如蚊呐，我很费力才能听得见，「姐姐。」

「真乖！」我满意地抱住他，不吝啬地在他脸上「啵」了一声。

他的眼睛亮了亮。

陷入亲密关系的人总喜欢亲密接触，原本抱着我还能老老实实的盛景安，都开始「动手动脚」了。

我和往常一样坐在他的腿上写作业，他一只手抱着我的腰，另一只手则似无意垂在我的腿侧。

已经接近夏日，我穿的是裙子。他触摸上我的小腿，轻轻捏了捏，我转头看他，他又欲盖弥彰道：「好软。」

「你摸起来也很舒服呀。」我开玩笑地把手伸进他的衣服里，捏了捏他精瘦的腰。

他脸微微泛红，却没有收手，而是小心翼翼朝着膝盖方向移动，最后蹭到了大腿的边缘。

「好了。」我出声制止，他露出委屈的表情，我只好凑上去亲亲他，他才作罢。手听话地没有再往上蹭，而是重新回到我的小腿，肆无忌惮地抚摸。

「别摸了，痒。」我起身想要挣脱，却被他按住，他搂紧我的腰，另一只手暧昧的按压着，声音在清冽中多了几分沙哑，「这样也不行吗，姐姐。」

好吧，我投降。因着这声姐姐，我容忍了他的小动作。

第二天在学校，我刚准备坐下，却被盛景安拉住。

「怎么了？」

他抿了抿唇，看了眼他同桌，和他同桌耳语两声，而后他同桌收拾好书包，坐到了我的位置。

「你坐我这来。」他无视周围人诧异的目光，柔和地对我说。

我扫视一圈，而后装作一个合格的妹妹，道：「谢谢哥哥。」

陆续没有说话，他的眼睛像是深不见底的海。他在想什么呢，为什么眼神这么哀伤，像是一种无声的暗示。

这个问题来不及细想，盛景安勾了勾我的手，让我从神游中回神。

一转眼又过了好多天。

「这题不会？」他凑近我，接过我的笔，另一只手熟稔地从裙下钻进去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触碰着。

「别这样。」我压低声音，看了眼周围的同学。

他面上依旧是清冷的模样，手却在我的大腿处轻轻摩挲着。不带情欲，只是单纯地想亲近的那种触摸。

「轰。」身后传来声响，回头发现陆续将桌上的书全部推了下去，差点砸到我的身上。

陆续这样的人，就算表达愤怒都是无声的。他直接出了教室。

好在下课本就喧嚣，他弄出的声响很快又被嘈杂的人语覆盖。

我把视线从陆续那里收回，从校服裙下将盛景安的手拿出来，握住，「乖，回家补偿你。」

他闷闷收回手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脸上又摆出那种不可侵犯的模样，但我知道，他这是生气了。

我讨好地捏了捏他的手，他没反应。我顿觉自讨没趣，准备把手收回，却又被他拉住。

我偷笑，如果盛景安是一种动物，那一定是猫吧。

4

一个月的期限已满，我没有理陆续。我原以为他会就此消停，直到两天后，他又发了一条信息过来，「你父亲的死有蹊跷。」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的第二条信息已经发了过来，「我在这个地方等你。」后面跟着一个酒吧的名字。

我看了一眼在厨房里的盛景安，最终做出了选择。

「哥哥，我去学校一趟。」我搂着他的腰撒娇道，「我有书忘带了。」

「嗯？」他伸手要解下围裙。

我制止了他，「我想吃你做的饭嘛，等我回来，我希望饭已经好了。」

或许我眼中的期待太过于火热，他微微撇开脸，答应了我的请求。

最终把我送到门外，嘱咐司机看好我。

我坐在车上，看着他穿着围裙在门口目送的样子，颇有点温暖。

「师傅，去学校后面的酒吧。」

一向是工具人的司机突然有了反应，他惶惶道：「这不好吧，小姐。」

「你去嘛，我很快就回来，不让哥哥知道。」话语中带了些威胁，「我现在好好配合你，是因为我觉得你识时务，如果我不配合你，你说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子？」

他心虚地避开了我的视线，应了声，「好的小姐。」

打开包厢的门，陆续坐在真皮沙发里，他似乎喝了酒，表情迷茫，脸上微醺。

「东西？」我开门见山。

「你过来给我抱抱。」与其说是命令，更像是撒娇，我怕他胡搅蛮缠，便上前敷衍地拥抱了他一下。他却将我死死搂住，满足地笑了。见我脸色不善，他才放开手，把文件夹给我，却没放我走，直接将我拉坐在他的腿上。我见他醉醺醺的样子，便没多计较。

里面是有关我父亲去世的记录。我父亲因为车祸离世的，我一直都知道。

我翻到第二页，发现了问题所在。肇事车，是盛氏旗下的车。

隐隐的不安在我心中翻涌。

我再往下翻一页，发现了有关肇事司机的资料，他似乎是因为醉酒才造成的交通事故。但在他入狱后，他名下的银行卡中多了一笔钱，而那笔钱的汇款人是…

我心中已经有了答案，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，我翻到最后一页。

是盛景安的母亲，盛彦的妻子，安黛。

我的脑子卡壳一般，半晌没有反应。

陆续的声音出现在我的耳边，不断提醒着我，「你的父亲，是被安黛设计而死的。」

「要我说，」他喟叹一声，「就是因为女人的嫉妒心吧。她嫉妒你的母亲是自己心上人的白月光，也嫉妒她嫁得幸福。不像她，生活在无爱的婚姻里，怀揣着对自己丈夫无望的爱。」

「她原本是想让你母亲死的，但那个司机不怎么靠谱，认错了你妈妈和你爸爸的车。」

「不过阴差阳错，也算报复成功了。」

从童年开始的不幸终于有了答案，所有的恨意终于有处安放。但我笑不出来，反而觉得彻骨的疼痛。

我对自己仇人的儿子动心了。

还好现在还早，不过只是一点点的动心。

「据我所知，她母亲还曾试着对你妈妈下手。但盛彦保护得太好，所以没有成功罢了。」

想起那次在商场的偶遇，我突然明白了盛叔叔眼下复杂的情绪是什么。

是害怕。

他怕安黛将心思打在我身上。所以，在我巧妙地打了圆场后，他才会夸奖我。

我真傻，如果他真的觉得我见不得光，又怎会把我安排到他儿子的学校。

我太自以为是了。

脑海中有更多的复杂想法，缠绕在一起，理不出思绪。最后，竟然只剩下哀伤。

老天真是开了个大玩笑。

我想要开口，却惊愕地发现我找不到自己的声音了。

陆续将我搂入怀中，下巴蹭了蹭我的头顶，像是在安慰，「在我怀里哭吧。」

我并不是很想在他面前哭，但是我的身体真的承受不住这种浓烈而复杂的感情，我最后还是把头埋在他的怀里，狠狠哭出了声。

哭完后我陷入了一种混沌的境界，脑海里纷乱复杂，是我从小到大的经历，与刚刚得知的具有冲击力的真相。

司机的敲门声让我回到了现实。

「小姐，该回去了，少爷打电话来问了。」司机在门口提醒道。

我挣脱陆续，却被他拽住，他的眼底带有几分委屈，「就这么把我用完扔了？」

我在那短短的一刻做出了决定。

上前，扯着他的领带将他的脸拉近，我在陆续唇边印上一个吻。

我的声音让我自己都吃惊，我听到我自己说：「我会再找你的。」

他愣住，后知后觉地抚摸上脸，而后勾起一个意味不明的笑容。

空手回去的我自然引起了盛景安的怀疑，他把饭菜放到桌上，问道：「不是说去拿书的吗？」

「找了半天，没找到。」算是一个回答解决了两个问题。

他露出的笑容让他清冷的五官多了些生气，「你总是丢三落四的。」

不要装作很了解我的样子。回想起刚刚文件夹中的资料，面前温馨的一幕让我反胃。

我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口菜，不难吃，但由于是盛景安做的，它在我心中又难吃了一万倍。

「以后还是让阿姨做饭吧。」我面无表情道，下一句更伤人的话脱口而出，「很难吃。」

他似乎察觉到我的不对劲，坐到我身边问道：「怎么了？」

看着这张近在咫尺的仇人之子的脸，满腔的悲伤与愤怒几乎要将我压垮。

为了转移这种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情感，我的手毫不客气地捏住他的下巴，在他惊诧的目光下开口，「盛景安，你做我的狗好不好。」

他的眼神一点点变得冰冷，脸上露出羞恼的表情，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」

我松开手，漫不经心地拿起筷子挑拨了几下饭菜，「我说，当我的狗。」

「是我最近太纵容你了。」他解下围裙扔到座椅上，语气里是明显的气愤。他深吸几口气，像是在极力压制被我冒犯的怒气。然后，他径直上楼，没再看我一眼。

像极了初见他时那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。

我没打算哄他，甚至可以说在故意激怒他，让他早点知道我是什么样的货色。而我也好在这空暇里想想，该怎么对他，怎么扼杀掉那些不该有的萌芽。

第二天上学，他早早坐在车上等我，我故意坐在离他远远的地方。

他狭长的眼眸不带任何感情地扫过我，然后又收回目光。我知道，他在生气，他想让我哄他。但我没这个打算。

在下车之前，他还是忍不住拉住我，抿着唇生硬道：「一段关系是要双方维护的，你觉不觉得昨天晚上讲的话很不尊重我。」

我甩开他的手，头也不回下车，「既然如此，那就不要维护了呗。」

盛景安收回了手，我这种无所谓的态度，对他来说堪称火上浇油。

我又换了座位，换到和盛景安对角线的位置。班上不少女生爱慕盛景安，找到一个愿意换座位的可以说是再轻松不过的事了。

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收拾好东西离开，紧紧攥着手中的笔，几乎要把它捏断。

午觉睡得不踏实，有只手在小心翼翼地碰我的手，我忍不了睁眼查看，发现自己旁边已经换了个人，是陆续。

罪魁祸首一点也没有自觉，还笑嘻嘻地看着我，问我惊不惊喜。

我白了他一眼，歪过头继续睡。迷迷糊糊中，他又把我垂在桌下的手握过去，趁我没反应过来，迅速亲了一下。

我觉得无聊，不想理会他。殊不知这些画面，被盛景安尽收眼底。

这一冷战便是半个月，这半个月里，盛景安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，最常做的事就是死死看着我，在我转身的时候，他又立马撇过眼，装作云淡风轻的模样。

我也好不到哪去，在爱与恨之间反复焦灼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，就这样也不错。相看两厌吧。

因为陆续对我的帮助，以及想到之后可能还有用得到他的地方，我对他的接近很是纵容。不过令人费解的是，有一次我主动勾他的手玩，他个情场老手竟然脸红了。察觉到有不对，此后我再也没主动碰过他。

先沉不住气的，是盛景安。

有一个晚上我下楼倒水，喝完水上楼碰到他站在房门口。

我有些诧异，但也不打算多问，把手放在门把手上准备进房间时，突然被他拽住。

浓厚的夜色中，我看不清他的神色，但他那双清冷的眸子在此刻显得无比有压迫感。

他将我困在他的胸膛与房门板之间，声音嘶哑，让人无端想起吐着蛇信子的蛇，「怎么？陆续答应做你的狗了？」

「不关你的事。」我侧身想要进门，他却把我的手臂死死压在门板上。男女力气的悬殊，让我不得动弹。

这声音比刚刚更嘶哑，却更有力度，像是从胸腔中爆发出来的，「怎么不关我的事！是你！是你先来招惹我的！！」

我惊觉，他一向黑白分明的眼睛此刻竟染上了微微的血色，这样的他让我害怕极了，手上的力度加大，我想要挣脱。

他却仍然吼道：「你怎么可以把我招惹了又把我随手丢掉！」

「你不要说这种话，你现在放我回房间，我还能把你当成名义上的哥哥。」面对难得一见的震怒的他，我竟奇迹般冷静了下来。

他死死与我对视，想要从我眼底捕捉到什么蛛丝马迹，我静静看着他，不将心底的情绪外露丝毫。

我说过，我很会撒谎的。

半晌，他如放弃了一般松开了手，默默退后半步，我松了一口转身开门。

就在门即将关上那一刻，他突然又冲上前来，将我紧紧搂住，仿佛要揉进他的血肉里。他的脑袋埋入我的颈窝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感受到有什么湿润的液体一滴滴砸在我的肩上，砸在我的心口。

下一秒，他略带哭腔的声音，证实了那不是错觉。

一片寂静中，我听到他开口说话，说出的话是那么让人难以置信。

他说：「我做你的狗，好不好？你别不要我。」

我的脑海中一片混乱，我不知道该开口说什么，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这一切与我设想的背道而驰。再回过神来时，已经被他抱在床上。

「你不该回到自己房间睡觉吗？」我推了推他压在我身上的手，问道。

他没回答我，只是用下巴蹭了蹭我的头顶，手牢牢箍住我的腰，含糊道：「你睡着了，我就回去。」

不知道说什么，那就干脆不说了，我背对着他，强迫自己入睡。

盛夏的夜是闷热的，又被他这样抱着，更觉得黏黏糊糊。在这种黏糊的氛围里，我的身子逐渐放松，陷入梦乡。

半梦半醒中，我感觉到有一只骨节分明的手若有若无地撩拨我。

很痒。

我挣扎地嘟囔，「别碰，痒。」

手停下了动作，而后默默收回，又搂上我的腰，将我往他怀里拉近了几分，「嗯……快睡吧。」

我沉沉睡去。

第二天，我是从盛景安怀里醒来的，这个认知让我吓了一跳。

「你不是说回去睡的吗？」

随着我从他的怀里抽离，他也迅速睁开了眼，直起身子。发现我在他的面前，他才又躺靠在床头，眼神带着刚睡醒特有的湿漉漉，很是无辜，「我忘了。」

说着，他又把我拉过去，想要一个早安吻。

「刚睡醒，没刷牙。」我没有清早和人接吻的习惯，更何况我现在也不想和他有太亲密的接触。

「我想要。」他拽着我的袖子，不让我挣脱，仿佛下一刻我就会消失不见。我不耐地看向他，只见他的嘴唇绷得紧紧，几乎成了一条直线。

我们这样僵持着。

突然，他脸上绽开了一个笑容，带有几分苦涩，甚至我还从其中读出破罐破摔的意思来。

「姐姐不应该给我什么表示吗？」

「毕竟我是姐姐的狗啊。」

……我上前敷衍地把唇贴在他的唇上，却被他得寸进尺地更进一步，直到我快喘不过气来，他才松开我，餍足地舔了舔唇。

或许因为他平日里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，这明明很做作的动作，放在他身上显得无端色气。

我收回目光，下了床，「起来吃早饭吧。」

在车上，我和盛景安约法三章，不许在学校缠着我，不许做出让人误解的行为，不许再随意换座位。

他凑到我身边，把我揽入怀中，我不耐烦地再次重申，他才点头「嗯」了一声，表示自己知道了。

太过亲密的举动让我有些不适，为了不表现出我的异样，我转头看向窗外。他察觉到我的心不在焉，像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，用手指将我的头发缠绕到一起。

颈边的瘙痒让我有些不适，但我还是撑着不去看他。

「为什么不让别人知道？」他突然开口问道，声音在狭小的车厢里无比清晰。

「你疯了？」我转头看向他，眼里满是不敢置信，「名义上的哥哥和妹妹搞在一起，你觉得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？」

他沉沉看了我一眼，很快掠过，浅淡的眉眼又转向窗外。他的手放下我的头发，握住我放在腿侧的手，「等过一阵，我就让盛彦把你户口迁出去。为我们以后结婚做准备。」他的语气里满是不容置疑，像是已经为我做好了决定。

我眼里的不可置信又多了几分。

他怎么会想到这么远的事上？之前我便没想过和他长久，更何况现在得知他是仇人之子，这种可能性更低了。

但是……能把我户口迁出去也算一件好事，于是我只含糊道：「等成年再说吧。」

见我没有拒绝，他的眼里肉眼可见地浮现出愉悦，不动声色地又将我抱紧些，像是生怕我下一秒就会跑了。

我觉得不适，往外微微移了移，又被他强硬地拉近。

没完没了，我怒气上头，转头道：「盛景安，做我的狗要听话，你知不知道？」

他的眉眼又耷拉下来，蠢蠢欲动的手僵在那边，而后缓慢收回，规矩地放在膝盖上。

情绪变化得这么快，真像一个疯子。

但此刻的我不知道，盛景安他就是一个疯子。

渴望亲密关系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。

在晚上盛景安第五次爬上我的床时，我突然想到了这句话。

如果说亲亲抱抱是冷战久后内心的骚动，那么晚上睡觉时像藤蔓一样将我缠住的睡姿一定符合上面那条。

我从一开始很排斥他上我的床，但他很会讨巧，坐在我的房间门口堵住门。

我为了不让楼下阿姨看见这奇怪的一幕，只得同意他的「登堂入室」。

睡得迷糊的时候，耳边的喘息声加重，同样地，我感觉到有一双冰凉的手正肆无忌惮地在我身上游走。

我默默地往外移动了一点。

没想到这么微小的动作都被他敏锐地捕捉到，他突然将我搂紧，死死按在他的怀中。他眼睛湿漉漉的，眼尾微微泛红，撩起一抹艳色。这种颜色出现在他清冷的脸上，仿佛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，有朝一日突然误入红尘。

他不由分说地拉起我的一只手。

他温热的鼻息喷洒在我的脸上，惹得我脸上温度骤升。

声音忍不住放大，我挣开他的手，语气却渐弱下来，「别这样……」

我感觉恶心。

他像没听到我讲话，又紧紧拉住我的手。

「别这样！」我再次大声制止道。

他停下动作，看我。发现我眼里迷蒙，仿佛有泪光闪烁时，他终于松开了我，眼底却充满了迷茫。

「你不开心吗？」他像是真的不解，语气理所当然，「我每次靠近你，触碰你，我都感觉很开心。」

怎么会开心啊。我转过头去，不让他看到我的表情，我随口道：「以后再说吧。」

我的「纯情」似乎取悦了他，他轻笑一声，亲昵地亲了亲我的额头，「是我错了。」他又用指腹划过我的腿侧，充满暗示意味，「等我们结婚。」

他松开我，起身朝卫生间走去。

「你去干什么？」我从床上直起半个身子。

「解决一下生理问题。」

我默默白了他一眼，又躺回床上。

悠长的暑假，为了避免和盛景安单独待在一起，我特意约了班上一个女生一起去图书馆学习。

放假的第一天，是我和她约好的第一次会晤。

盛景安看到我下楼，把早饭端到桌上。

自从我上次说他做饭难吃，他似乎和这件事杠上了，一有空就和家里的阿姨学怎么做饭。现在好了，直接把阿姨的工作承包了。

「我今天要出去一趟。」

「出去干什么？」他把围裙解下搭在椅背上，坐到我身边，自然地端过我喝过的牛奶喝了一口。

「和前桌约了出去看书。」我垂下眸，假装没有看见。

「在家看不行嘛？」他的手轻轻敲打在桌上，似乎在思考什么，「不然我和你一起去？」

我知道叔叔有心让他在这个暑假试水公司的生意，「叔叔不是让你在家看报表，试着处理一下公司事务吗？」

「带过去看也一样。我上楼换件衣服。」这么说着，他一边起身，作势要朝楼上走去。

「盛景安。」我叫住他，「咱俩的关系不能让别人知道，你忘了吗？」

「哥哥陪妹妹也不行了？」他眉头微蹙。

「哪有哥哥这么黏妹妹的，」我试着打消他的念头，「再说了，我都和人家说好了。你要是真想去，下次怎么样？今天我和她说声。」

「好吧。」他勉强点头同意，我微微松了一口气。

他喝过的那杯牛奶，我没再动一口。

为了躲避盛景安，我直接在图书馆待到了八点。所幸我前桌是个认真性格的女生，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。

出了图书馆，我和同学告别后，往司机停车的小巷走去，未曾想，竟看到了陆续。

他是背对着我的，我第一眼没认出来，是凭借着他的声音认出来的。

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和他面孔有五分相像，但看起来比他年长几岁的男人，眉眼间带着上位者的不怒自威。

我下意识地放缓了呼吸，躲在墙角后。

「这就是陆家长子的品位？」陆续浑不愠地笑了一下，我听来却仿佛在虚张声势，「招待自己弟弟在这种破巷子里？」

「陆续，摆正你的态度。」那个男人的声音不怒自威，「陆家以前认你，也只是因为你和盛景安关系不错，还算有用处。」

他刻意顿了顿，而后又缓慢道，语气里带有微妙地嘲讽，「我听说，你为了一个女人和他闹翻了。」

「我的事不劳你费心。」陆续的声音冷了下去。

「那你也该知道，自己失去了价值吧。」接下来的话犹如炸雷，在这昏暗巷子里响起，「陆家不养私生子，也不会养你那个生命垂危的母亲。」

「……哥。」陆续的声音软了下去，看样子是被戳到了软肋。

「你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？」或许是陆续的境遇让我想到了曾经无助的自己，我忍不住挺身而出。

那个男人扫视了我一眼，好像在评估我的价格，而后笑了一下，语调很是优雅地道：「叶小姐。」

「小敏！」陆续惊慌地想拽住我衣袖，被我躲过，我自然地走到他的跟前。

「你知道我？」我眯着眼回望比我高的男人，想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气势一点。

「盛家的大小姐，谁能不知道？毕竟你是……」他朝我颌首，仿佛刚刚剑拔虜张的气氛只是我的错觉。

「不要说废话。」我声音兀地抬高，但他却丝毫不受影响，继续自顾自说着。

「……盛景安的小金丝雀。」

这个男人不好对付，我很快明白了这一点，甚至可以说，我和他不是同一个等级的。他像对付陆续一样，轻松地找到了我的软肋。

陆续却在这个时候握住了我的手，他的手干燥而温暖，让我一下从刚刚羞愤的情绪中抽离出来。

是他有求于我。

见我镇定下来，他又开口，语气相比之前多了几分认真，「不知道叶小姐，有没有兴趣做一个交易。」

「如果我答应你，你还会为难他吗？」我指向陆续。

「不会。对陆家有用的人，我怎么会为难。」他一点也不掩藏自己的野心与冷漠无情，仿佛世间万事对他来说，不过是一场交易。

「那么，你想得到什么？」

「城西的那块地。」他眼里满是筹谋在握，「我知道那天是盛景安去竞标。」

「好。」我答应得很快，一方面是因为陆续，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意识到，这会让盛景安吃瘪——而我很乐意看到他吃瘪。

交易达成，那男人朝我告别，转身上了一辆车子。

一下子，这里只剩下我和陆续。

陆续倚在墙上，不同于他在学校意气风发的样子，嘴角勾起苦笑，「让你见笑了。」

「没有。」我摇头示意他别放在心上，然后想要离开，却被他拽住。

「小敏，我以后不会让这种情况出现的。」他像是在向我解释什么，脸上显露出急迫的神色，「等我大学毕业，我会让他看到我的价值。」

「人不一定是用价值衡量的。」我虽不欲多说，但听他这么说还是忍不住反驳道，「再说，你先断了自己身边的莺莺燕燕吧。」

「好。」他答应得很果断，而后又有些委屈地小声道，「我哪里有什么莺莺燕燕啊。」

我没再理他，直接走出巷口往前面走去。再不走，盛景安会起疑的。

回到家，盛景安还没吃饭，他特意在等我回来。

「怎么这么晚？」他递过来一碗排骨汤，关心道，「不安全，下次早点回来。」

很快，他又自言自语反驳道，「没关系，下次我陪你去就好了。」

「好喝吗？我炖了一个下午。」他脸上神色淡淡，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，但我却从他脸上看出了邀功的意味。

「还成。」我状似无意提起，「陆续也有个哥哥？」

「你关心他干什么？」他很是敏感地反问道。

和他沟通总是这么累，我不再开口。

他见我不回答，又「不打自招」，「他是有一个哥哥，陆忠。」

「一终一续，倒是有趣。」

盛景安笑了笑，微微摇头，「是忠心的忠。」

「他确实是，陆家最忠心的狗。」我朝盛景安看去，他眼中带着几丝轻蔑。我暗自揣测，二人之间可能有过什么过节。

「你吃。」我满意他透露的信息，于是给他夹了一口菜，他吃惊地看了我一眼，脸上不可抑制地泛起笑容，拿起筷子将那口菜就着饭囫圇下肚。

月底，叔叔回到家和我们一起吃了顿饭。

饭桌上，我和盛景安坐在一边，叔叔坐在中间。

叔叔这次回来一是看看我们，二是嘱咐盛景安关于八月中旬竞标的事。

在等饭端上来的时候，盛叔叔又嘱咐了一遍刚刚才讲过的话，盛景安心不在焉地听着，手却偷偷溜到我的腿上。

我浑身一个激灵，轻轻拍掉了他的手，他顺势握住我的手，与我在桌下十指相扣。我想挣脱，却被他强硬地握紧了。

叔叔察觉到了盛景安的走神，半是调侃地开口问道：「怎么感觉你有些不对劲？是交女朋友了吗？」

「嗯。」盛景安点了点头，桌下的手更将我的手扣得更紧了些。

「嗯？是谁让你这座冰山也融化了？」

「是……」盛景安微微侧头看了我一眼，叔叔的目光也转向我，那一刹，我的心得的飞快。

我飞快开口，献上了可以算是我毕生前几出色的演技，「哥哥不愿意说，叔叔就别问了嘛。」

不知为何，叔叔因为我挤出的笑容变得有一瞬恍惚，我几乎以为是我的错觉。

「小敏也谈对象了吗？」他的神色变得有些惆怅，像是想起了什么事，「也是到年纪了啊。」

「她谈……」

「没有！」盛景安刚出口就被我打断，这下呆子都看出有什么不对了。

「没关系，叔叔不会怪你的。」他可能误以为我是怕他责备而打断了盛景安，没头没脑说了这么一句。

最后他又看了一眼我和盛景安，没再提起这个话题。

趁着盛景安送叔叔的空隙，我溜到前厅把竞标书拍下来发给陆忠——上次事后，不知道他从哪里找到了我的号码，发了一条短信。

发完之后，我快速把信息记录删掉。突然，一双手攀上我的腰，然后将我抱紧。

是盛景安。

他把下巴靠在我的肩头，用鼻尖蹭了蹭我的脸，「在看什么？」

「别这样，阿姨会看到。」我正过身，微微往后躲，却被他轻易地压制住。他用手托住我的后脑勺，温柔地吻住我的唇。

他一点点前进，辗转过我的口腔里每一寸。我突然想起当初只是碰一下嘴唇都会因紧张撞到鼻子的他，什么时候，他这么熟练了？

「哐。」我听到盘子破碎的声音，心里暗叫不好，推开盛景安，看到阿姨站在厨房门口，正眼观鼻鼻观心地低头捡着盘子碎片。

「别担心，她什么也不会说出去的。」盛景安安抚地拍了拍我的后背，像是在警告什么，「是吧？」

「是……是……少爷。」阿姨惶恐地抬起头，又避开我的目光，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」

「事情是你看到的那样。」他顿了顿，似乎很享受这个将我们两个的关系宣之于众的过程，我掐了掐他，他才又补上一句，「但，暂时不要说出去。」

「这种事很无聊。」我拍开他的手，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。

他很快跟上来，低声反驳道：「我觉得很有趣。」

我赌气翻身上床，他坐在床边，拽住我的被子不让我躲，蝶翼般的睫毛微颤，他看向我语气里带有不易察觉的惶恐，「我们以后不是会结婚的吗？这不是迟早的事。」

「狗是最忠诚的，它不会违抗主人的命令。」他这种脆弱的样子反而让我冷静下来，我直起身子，从床上膝行到他身边，「盛景安，你不合格。」

他抿唇，避过我嘲讽的视线。

我的半个身子钻入他的怀中，故意用膝盖暧昧地蹭了蹭他，他的身子一僵，呼吸开始急促起来。

我一反常态的主动让他大脑混乱，他清冷的脸上染上薄薄一层欲色。他伸手想要把我揽入怀中。

下一秒我毫不留情地抽出手，离开他的怀抱，他茫然看着我，不知所措。

我倚靠床头，神色冷淡，全然没有刚刚有意诱惑他时动人的样子，「这是乖狗狗才有的奖励。」

他扑上前来，拉住我的手，我静静看着他，没有回应。

他脸上浮现出一秒挣扎的神色，但很快消失，听话乖顺地抱住我的腿，像是撒娇一般道：「我听姐姐的话，我会做个乖狗。」

「姐姐，下次多奖赏我一点吧。」

第一次去图书馆之后，盛景安也加入进来。前桌那个女生虽然有点吃惊，但没有多说什么。她叫李真真，人如其名，是很认真的那种女生，不会因盛景安平日里高岭之花的模样就敬而远之，反而会把当普通同学拽着问问题。

我们三人相处也算融洽和谐。最让我满意的一点是，在外面，盛景安相当规矩，不会动手动脚。

陆续发信息给我，说想我和见一面。碍于盛景安天天寸步不离，我很难找到机会。

直到他要去竞标的前一天，我才发短信给陆续约下见面地点。

第二天，盛景安难得穿了正装。内里白衬衫的纽扣扣到最上面，外面套了件剪裁得体，没有一丝褶皱的黑色西装，一副禁欲的模样。

「姐姐，来帮我系领带。」

「我不会。」

「没关系。」

我知道如果我不答应他，他只会纠缠不休，微微叹了一口气，随手拿出一条领带，三下五除二胡乱帮他系上。

他轻笑出声，语气中带有调侃，「你这是要谋杀吗？」

干净整洁的着装，配上不伦不类的领带，看起来确实有些滑稽，见他就这么要出去，我赶忙拉住他，「你自己重新系一下。」

「我不想。」

我不耐烦地朝他摊开手，「那你教我系吧。」

他眉眼微微下弯，握住我的手，一边系一边慢慢地和我陈述步骤。

「先从这里绕过来。」

「再从后面绕过去，往上，从上面留出的空间里穿过。」

「穿过这里，拉紧。」

拉紧这一步我主动用了狠力，不过没有出现我预想中勒住他脖子的场景。

「好了。」我拍了拍他肩上不存在的灰，催促道，「快去吧，别迟到了。」

他依依不舍地吻了吻我的额头。

在他走后，我出门赴陆续的约。

「什么事？」我到达约好的咖啡馆时，陆续已经坐在那了。

「谢谢你。」他今天穿了也穿了一件衬衫，和盛景安不同的是，他最上面的扣子根本没扣，大大方方地敞着。

「毕业后我准备去首都进修。」他直直看着我，像是在做出承诺，「我不会是没用的人。」

「我之后会脱离陆家。」他眼底有隐秘的邀请与期望，「我会有能力帮你做你一切想做的。」

我不明白他对我的感情从何而来，「陆续，你没必要为我做到这份上。」

「盛景安那事，你就当是我感激你告诉我真相的报答吧。」

「我好歹是陆家名义上的二少爷。真的想调查，并不是很麻烦的事。」他刻意地张开五指，我的视线被之吸引，在他的小拇指上，有一个不是很明显的疤痕，不过落在他光洁细腻的手上，看起来很刺眼。

「我很小的时候，和我的妈妈生活在城西，你知道的，在没开发之前，那里就是贫民窟。」他侧目看向窗外，仿佛在回想很久远的记忆，但回想那些记忆对他来说并不吃力，「我是街上最瘦弱的孩子，这成了我被欺侮的理由。」

「有一天，街上那些大点的孩子逼我去杂货店偷东西。我什么也不知道，什么也不懂，在把东西放入口袋那一刻，被店主抓着正着。」

「那里没有好人。店主无视我的眼泪和哀求，拿了把刀说要把我的小拇指剁下来。杀鸡儆猴。」

「在刀要落下那一刻，我整个人几乎要晕过去，一个声音出现了，她说，她帮我付钱。」他转过头来看我，满是温柔的笑意，「那是一个女孩的声音，很稚嫩，但我后来记了好久，每

次午夜梦回，我都会想起那个声音。」

「我记了好多年。」

「这不会是我吧？」我的脑海里从来没有过这种记忆，这种巧合，让我觉得十分荒诞。

他在我的目光下，轻轻点了点头。

「那件事之后不久，我被陆家接回去，成了名义上的二少爷。实际上不过是结交权势下一代的工具人罢了。」

「我找了你好久，久到我几乎要放弃了。但是，后来你出现了。」

「见到你第一眼我就认出你了，你的声音，你的长相，都可以看得出当年的影子。不过那时候你对我好冷淡哦。」他耸耸肩，笑嘻嘻道，「但既然上天再次让你我重逢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啦。」

「你手上的伤？」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我阻止他的受伤，他的小拇指怎么又会留疤？

「是我自己弄的。」他低下头轻轻抚摸着那一小块疤痕，「一方面提醒我自己弱小的后果，另一方是让我自己不要忘记你。」

无论这是深情还是执念，这份感情对我来说都有点过于沉重了。我避开他的目光，心里又觉得自己受之有愧。

他所有的举动都有了理由，他知道我的不堪，但他依旧包容我，选择我，想要救我。

我完全不记得有那么一天，也不记得自己那天去那里的理由。我只是随手帮了一个忙，连那个小男孩的面容都没有印象，甚至很快将之抛之脑后，却有一个人，记了这么多年。

「你不要有负担。」他的笑容很轻松，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，更显温暖，「这是我一个人的事。如果有一天你想离开，记得还有我。」

看着面前笑容俊朗的男孩，我有点恍惚。我还记得他曾经因盛景安嫉妒阴暗的模样。我那时绝想不出他会像现在这样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我想问，但我最后还是把这个问题问出口。

盛景安回来时脸色不太好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心知肚明地问道。

「竞标失败了。公司可能有内鬼。」他揉了揉眉心，把整个身体的重量压在我的身上。

看着他失意的模样，我内心扭曲地生出了快感。

毕业季，一切时间都被调快了。盛景安公司学习两头忙，陪伴我的时间不多。加上因上次竞标失败的事，他被公司管理层质疑能力，公司的事处理得并不像他预料中的那样轻松。

有时候他周末从公司回来，我已经睡下。他会心怀愧疚地在我耳边说对不起，等忙完这阵就陪我。

我只能按捺住刚入睡就被叫醒的起床气，和他说没关系。

过年的时候，盛景安带我回了安家。

「今年太忙。明年会好一点。」他帮我系上围巾，然后搂着我上车。

半年的时间让他成熟不少，身上那种少年锐气，被一种尚显稚嫩但已初具雏形的稳重取代。

「我不介意。」我实话实说。

「我介意。」他的手指钻入我的指缝，与我十指相扣，一副老夫老妻的做派。

我微微侧过头去，「我去安家会不会不太好？」

「有什么关系？」似乎牵手还不够，他将我搂入怀中，「你将来会是盛家的女主人。」

我闭上眼，不让他看到我眼里流露出的厌恶。

我怎么会和仇人之子在一起。每天的虚与委蛇，对我来说都是折磨。

安家的资本虽然大部分已经改姓盛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他们依旧能保持上流社会的一丝体面。

安家宅子显现出曾经的繁华，这是一幢典型的上世纪豪宅，看外表就能想象出内里迷宫一般弯弯绕绕的样子。。

今天的雪来得突然，楼梯上铺着一层薄雪，我走上去，一个没站稳扭到了脚。

「小心。」盛景安眼疾手快地扶住我，担忧道，「没事吧？」

「嘶。」钻心的疼痛让我把整个身子的重量压在他的身上：「，扭到了。」

他打横将我抱起，我短促地惊呼一声，然后搂住他的脖子。眼见他要从正门走进去，我赶忙叫住他，「不，不要这样进去，不太好。」

他的身子僵了一下，而后带我从侧门进入安家。

他将我直接抱到了一个屋子里。

「这里是？」我坐在床上，手抓紧了床单，心里又后悔说出刚刚那种话。等会出去安家人一定会觉得奇怪吧，但刚刚那种姿势又确实太容易让人误会。

「我妈妈曾经住在这里。」他娴熟地从床头柜上拿下医疗箱，从里面拿出药酒给我上药，「我先给你揉一揉，明天带你去看医生。」

「你很有经验？」我嘴上随口问道，心里却一阵膈应。

这就是那个毁了我人生的女人曾经住过的屋子。

「我妈妈以前受伤，都是我帮她上药。」

我又看向盛景安，屋子里没有开灯，月光的清辉从落地窗中洒进来，给他脸上蒙上一层皎洁的银白，磨平了这半年历练的棱角，仿佛回到了他还未曾和我开始这种畸形关系的时候。

这是那个女人的儿子。我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。

但此刻，我憎恨的仇人之子，正半跪在我面前，小心翼翼地捧着我的脚给我上药。

「盛景安。」我叫他，脸上笑嘻嘻地，「我好疼哦。」

「你想干什么？」他眼底有淡淡的无奈与宠溺。

「你亲一亲我受伤的地方吧。」我恶趣味地看着他为难地咬唇，脸上微微泛红，声音更是软了下去，「我真的好疼啊。」

我摸了摸他的头，撒娇道：「乖狗狗帮帮姐姐嘛。」

他犹豫了一下，轻轻用唇触碰了一下，是一种清清凉凉的触感。

我抬头看向天花板，如果安黛还在世上，看到这一幕会怎么样？会不会气到疯掉？

我低低笑出声，盛景安手握我的脚踝，细致地帮我重新套上袜子和鞋子。

7

我和他从房间里出来，安家人虽然有些惊异，但谁也没有问出口。

成王败寇，以后还要在这个外姓人手下苟延残喘，他们不会多嘴。

盛景安客套地和他们打招呼，安家现在掌家的是盛景安的舅舅，听说是烂泥扶不上墙的货色。

我也和他们打了个招呼，他们面上有些尴尬，但还是应下。

确实，带着继妹回自己母家过年，搁哪一家都会觉得奇怪。不过上流圈子各色事情多了，也见怪不怪了。

吃过饭后，我们留在安家休息。我主动要了安黛的屋子，盛景安睡在我隔壁的客房。

半夜，盛景安偷偷溜进来。

「姐姐，我是不是很听话？」他钻进我的被窝，与我紧紧缠绕在一起。白天看上去一本正经的人，到了晚上总会变得像个疯子。

「姐姐喜欢听话的狗狗。」我敷衍地亲了亲他，任由他的手伸进我的睡衣里胡乱触碰。

刚入春，盛景安不知道从哪里弄回来一只鸟，在别墅里养着。

「姐姐，我不在的时候它可以陪你。」这是盛景安养它的理由。

那是一只很漂亮的鸟，翠绿色，羽毛如打了蜡一般光亮，叫声婉转啁啾，很是好听。

我很喜欢小鸟，但想到它明明这么美丽却被关在笼子里，心情就会低落下去，因此我很少去看它。倒是盛景安，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态，每天就算回得再玩，也要亲自侍弄它。

大学毕业前的最后半年，每个人都很忙碌。

盛景安公司学校两头跑，陆续也在准备去首都进修。

或许因为陆续那日的坦白，我和陆续的关系亲近不少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和他的不幸有微妙的相似，这让我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感情。

至于盛景安，我对他只有日复一日增长的厌恶。

毕业那天，盛景安公司有事，我自己去了学校，领完毕业证，我在校门口碰到陆续。

「以后准备去哪？」他主动朝我走来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和我一起走吧？不要待在这里了。」

虽然我知道离开盛家是早晚的事，但也不甘就这么轻飘飘地离开。于是我沉默没有接他的话。

他的声音突然低沉下来，一字字，一句句重重落在我心上，「你总得往前看的，小敏。人要为自己而活。」

我猛地抬头看向他，被戳穿的我不知道怎么接他的话，只下意识反问道：「为自己活？」

「你是自由的。」他看着我，眼里好像有光。

「你在笑什么？」车上，盛景安问我。

我看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，微微一笑，「没什么。」

毕业后不久是我的生日。生日前一天，陆续问我有没有时间见面。那天正好盛景安去公司不在家，我便答应了他的请求。

「去哪里？」我到约定的地点时，陆续已经站在那有一会了。

「虽然这么说有点唐突，但我还是想问。」他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座公寓，「要不要去我家？」

「我有一个惊喜想要给你。」

陆续的公寓不大，但他一个人住已经绰绰有余，屋里的摆设都偏向年轻化，看得出来是他自己装饰的。

「品味不错。」我看着墙壁上挂着的画，点评了一句。

「承蒙夸奖。」他微微一笑，拉开一个房间的门，「进来吧。」

打开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裙子。颜色是比普通蓝更暗一点的星空蓝，有灰色的纱作为点缀，上面配有细碎的珠宝点缀，宛如一片真实的夜空美景，裙摆适中，微有弧度，上身的收腰设计，增添了几分活泼。

是一件日常可以穿，重大场合也可以压阵的裙子。

他看出了我眼神里的赞美，眼里流露出更多的喜悦，「喜欢吗？」

「太漂亮了。」我上手小心地抚摸裙摆，触感很好，「怎么说呢，如果穿上它，可能连死都不怕了吧。」

「我亲手为你做的。」他为我取下，亲手交给我，「要不要试试看？」

「你还会做衣服？」这次换我震惊了，他只是笑而不语，脸上的得意显而易见，如此用心的礼物，此刻我拿在手中有如千钧重，感谢的话说出来，都显得轻飘飘的，「多谢。」

在他期盼的目光下，我进他的房间换上了裙子。

每一寸布料都在它应该在的地方，与我的身体完美契合。

我推开门走向他，阳光从窗户里倾泻下来，他原是懒散地倚在墙上，随着我的走近，表情逐渐变得认真。

我默默站到他身侧，谁也没有打破这一刻的宁静。他看着我，我也回望向他。

他的眼神温柔而坚定，仿佛一束光在无尽的宇宙里度过漫长而孤独的岁月，时至今日终于抵达我的面前。

他仿佛在克制什么，别过了头，「很适合你。」

「我很喜欢。」我抚摸着裙子的布料，再次向他表示了我的感谢。

我转身回房，准备将裙子换下。在将进入门那一刻，他又将我叫住，「小敏！」

「怎么了？」

他静静看着我，聚精会神得像是要把这一幕刻在脑海中。最后他只是一笑，微微耸了耸肩，「我要订婚了。而我连那个人是谁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她姓沈。」

我一惊，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，只是呆呆地问道，「怎么这么突然？」

「我大哥安排的。讲白了就是利益场上的交换。」

他才刚刚踏入毕业，就被迫将用自己的幸福去交换利益。这个认知让我心里一片酸涩，「那你的意思是…」

「我不想。」他的目光炙热地看向我，似乎想要什么回应。我心乱如麻，给不了他任何回复，逃避似的扭头回到屋子里换下裙子。

后来我们又在屋子里待了很久，谁也没再提那个敏感的话题。

夜色渐浓，我昨天听盛景安说晚上有应酬，干脆留在陆续家吃了晚饭。

陆续将我送到小区门口，就在我和他挥手告别的时候，陆续突然鼓足勇气开口，将他刚刚欲言又止的话说出口，「如果我说，我刚刚很想吻你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胆小？」

我再次看向身边的男孩。昏黄的路灯将他锐利的眉眼晕染得温和。

他有着桀骜不驯的眉眼，仿佛是一只难以驯服的野狼。但事实上，他有比任何人都柔软的内

心。

从之前他告诉我那个消息，到此时此刻，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让我可以想清楚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。

我知道向前走是万劫不复，我知道今天之后可能没有明天，我知道从此一切都会湮灭——就算这样——就算这样。

我告诉他，「不会。」

紧接着，我主动吻上了他，他先是吃了一惊，而后反手搂紧我的腰，反客为主加深了这个吻。

明明该感到幸福，为什么我们却从彼此眼中看到浓重的哀伤？

他突然将我抱住，头埋入我的颈窝，声音里带有隐约的乞求，「我们一起走，好不好。」

不该的，不能的，不应如此。

但最后，我说出的却是：「好。」

我走到屋子门口，发现里面一片漆黑，微微松了口气。想来盛景安应该还没回来，打开门的一瞬间，却闻到一阵刺鼻的酒气。

不安涌上心头，我打开灯，却见到盛景安坐在沙发上，烂醉如泥，一双眼睛通红地死死盯着我。

我心虚地避开了他的视线，目光飘到饭厅，隐约看到饭厅的桌上摆满了饭菜。

「去哪了？」他的声音很嘶哑，「我一直在等你吃饭。」

「我从下午三点一直等到现在快十点。」

他起身朝我走来，我下意识转身想出门，却被他更快地按在门板上，带着酒气炙热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脖颈上，「你为什么还想跑，姐姐？」最后两个字被他咬得极为重，却又带着些缠绵的意味。

「我们结束吧。」我的声音里充满了冷意。

盛景安愣了一下，随即将我抱着更紧，咬牙切齿道：「你怎么敢说出这种话？」

我试着把他扣住我的手从我腰部拿下，「我想一切都从头开始。」

「你该知道我的目的只是报复你才对。」

他充耳不闻，只是将我抱起，一边带着我上楼，一边单手解开我的衣服纽扣。

「你做什么？」我冷眼看着他这副失控的模样。

他把我扔在床上，紧接着整个人压上来，将我死死箍在他身下。

「盛景安，你是一个聪明人。」我再次开口。

他突然抬头看向我，眼底被复杂的感情充斥着，最后他只自嘲一笑，「你是不是很满意我现在和个疯子一样？」

「叶敏，你既然要报复，就报复到底啊。」

「这样，你让我睡你一次，说不定我对你没有兴趣了呢？」他的语气是我从未听过的轻佻，还带着一丝循循善诱。

8

我迅速地发现，盛景安此刻很不对劲。

他的眼眶比我刚刚看到的更红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几乎要把我的手腕捏碎。

这样的他让我害怕。

权衡利弊，最后我闭上眼做出妥协，「好。」

我没有看到他眼中闪过的痛苦。

很快，他的身子覆上来，如同他的吻。这个吻不像以前那样温柔，带着极强的侵略性，他不给我任何喘息的机会，不断地攻略城池，辗转过每一个角落。

他缠上我的身子，这种窒息般的怀抱逼得我睁开了眼，他笑，用鼻尖亲昵地点了点我的脸，像个疯子一样，「我好开心。」

「妈妈和我说过，这是最亲密的人才能做的事。」

「今天，我们终于属于彼此了。」

他的话让我汗毛竖立，我怎么会属于他，他又怎么会属于我，但看着他几近疯狂的模样，我最终没有把这些明显会惹怒他的话说出口。

这个夜还很漫长。

少年食髓知味，只知无尽的索取。

我已不知道在欲海中沉浮了多久，也不知道这样的事重复了多少次。

只知道在最后迷糊的记忆中，他强硬地抓住我的手，把他的手指从我的指缝中钻进去，紧紧地，十指相扣。

第二天，我是在盛景安怀中睁开眼的。

盛景安按在我腰间的手很紧，我被牢牢箍在怀中，肌肤相亲，我觉得很不适。

我的挣扎把他吵醒了，他迷蒙地睁开眼睛，看到我身子后，耳根竟贼喊捉贼地发红。

「真好。」他又把我拉近些，自顾自地感叹道。

「叔叔什么时候来？」见他这样，我不准备再和他纠缠下去。今天是我生日，叔叔一定会来，到时候我可以直接把事情和他说。

吃饱喝足后的他，不再像之前那样失态，嘴角挂着浅浅的笑容，「他今天下午才来。到时候，我们直接把关系告诉他吧。」

「你忘了我昨天说了什么？」我提醒他。

「我们都拥有了彼此。」他又在我的肩头蹭了蹭，一副全心全意依赖的模样，「虽然我很想有个我们的孩子，但现在你还太小，等过几年，我们再要吧。」

「这次是我大意了。下次我会做安全措施的。」

我的背后又发寒。我绝不可能生下留着一半仇人血的血脉的。

而盛景安，他似乎不仅没有被安抚，甚至病得更严重了。

我僵笑，没回应他。

叔叔下午来，给我送上了礼物，同时他告诉我已把我的户口迁出盛家。

「这一刻，你完全属于你自己了。」叔叔似乎在暗示什么，又道，「有什么事要和叔叔说嘛，叔叔永远站在你这边。」

我找了个借口把叔叔带入书房，而盛景安则被我指派出去买药——我可不想怀上他的孩子。

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。我必须抓住。

我朝叔叔走去，而后直直跪下。叔叔看我这样，面上的喜悦收敛，急忙将我拉起，问道：「这是怎么了？」

我把我和盛景安的事情选择性讲出来，说他诱骗了我，在我有喜欢的人以后，不让我与那个人在一起。

叔叔语气犹豫道：「虽然，但景安应该不会…」

我拽住他的衣袖，再次朝他看去，拉开我的衣袖，上面还有昨天残留的痕迹，语气哽咽，「他昨天喝了酒，我说我不乐意，但是他……」

盛叔叔大吃一惊，眼里闪过气愤与不敢相信，最后他声音发涩道：「是叔叔对不起你。但是，他毕竟是我的孩子，请你原谅他。」

「我会给他惩罚的，我也会保证你离开这里。」

盛景安回来的时候，我和叔叔已经坐在了饭桌上等他。

叔叔已经恢复了平日的模样，我们谁都没提刚刚的事。以此维持着堪堪的体面。

晚饭结束，他在桌底下偷偷把药塞给了我，然后暗示地捏了捏我的手。

他想要告诉叔叔我和他的关系。

我比他更快反应过来，抢在他前面开头道：「对不起，我还是不能接受你。」

他的身子僵住了。他不顾一旁的叔叔，也不顾在一旁的用人，腾地起身，很大力地按住我的肩，眉眼间全是急躁，「你在说什么？！你答应我的，我们明明已经……」

「盛景安！」叔叔不怒自威的声音响起，他看向盛景安的眼底满是失望，盛景安这一套做派，无疑证实了我刚刚的说法。

叔叔又看向我，安抚道：「小敏，去收拾收拾东西，今天去叔叔那里住。」

我给了盛景安一桩大礼，虽然我知道，他在把药偷偷塞给我时，还在做着我和他恋爱的美梦。

但下一刻我毫不留情地把他的美梦泡泡戳碎，上了楼收拾行李。而后跟着叔叔，头也不回地离开这里。

他想要扑上来抱住我，却被叔叔按住。

我目不斜视地从他身边走过，隐约听到他带着哭腔的请求，「不要这样对我……」

我没有回头。

叔叔很靠谱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让陆家打消了让陆续订婚的念头，让他得以去首都进修。

我和陆续到达首都是九月，天气微微转凉。对我而言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。

我和陆续正式确定了关系，而盛景安，听说他被叔叔免去了在公司的事务，现在在家反省。

我和陆续像一对普通的情侣，享受着这得之不易的平静时光。

直到一个月后，盛叔叔打来了电话。

他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恳求，「小敏，你能不能回来看看景安。」

「他病了。病得很严重，但又不愿意去看医生。」

我无法拒绝盛叔叔，他帮我的实在太多。犹豫片刻，我最终还是同意了。

接电话的时候我就坐在陆续怀中，他自然也听到了叔叔说的话，也听到了我的应允。

他什么也没多问，只是坚定地握住我的手，「我陪你去。」

我们是趁着周末回去的，到达久违的盛宅时，已是晚上。天空漆黑，今天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星。

叔叔已在门口等着我们，脸上又是焦急又是内疚，「抱歉，还让你回来一趟。」

「不要紧的。叔叔帮了我很多。」我善解人意地笑，眼睛却毫无感情地移到二楼卧室窗户旁。

那里，影影绰绰地站着一个人影。

我撇开视线，又靠近了陆续些。

陆续下意识，搂住我关切道：「怎么了？」

「有点冷。」我随便找了个借口。不过现在已经十月中旬，确实是进入深秋了，夜晚的寒气比之前只增不减。

叔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招呼着我们进去。

寒暄一阵，我主动提出上楼看望盛景安的请求。叔叔和陆续原说要和我一同上去，但被我拒绝了。

我和他的事，就让我自己来解决吧。

我上楼敲响了盛景安的房门。

那扇门打开的时间比我要快，同时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迅速把我拉入房门，然后把门上锁。

一副患得患失的模样。

不过是一个多月没见，他整个人都变得有些陌生，眉眼间的清冷被隐隐约约的阴郁取代。他抱住我的时候，我确实感受到他肌肤异常的炙热。

他应该是发烧了，脸色十分苍白，嘴唇也略显干裂，不知道拖了多久。

「你为什么不吃药？」我任他抱着我，语调冰冷地问他。

「姐姐关心我，我好开心……」他的声音又变得委屈起来，「姐姐，你怎么这么久不来看我。」这么说着，他的泪水也滴滴答答地落下来，打湿了我的肩头。

我叹了口气，难得地软下声音，「我说过，我们结束了。」

「我终究是要离开这里的。」

「而且，」我板正他的脸，让他直视我的眼睛，「我们注定不能在一起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他固执地不肯面对现实，「就因为上一辈人的纠葛，你不肯和我好好的？」

我不意外他知道那些事，连陆续这个毫不相干的人都能知道的事，他怎么会不知道？

「如果我和你在一起，那么以后我每个晚上都会睡不安稳。你母亲害死了我的父亲，把我的生活全毁了。」

「你应该忘记了吧。在小学时候，我因为你的一句话，遭受了五年的暴力。」

「一定能疼吧。对不起，姐姐，我那时候没有想过……」

他不是没有想过，他肯定想到过这句话说出口的后果，他只是没有想到过自己会爱上我。如果他没有对我产生感情，他还会说对不起吗？

我费力地拉开他的手，从他的怀抱里脱离，「就这样吧，我该走了。记得好好吃药。」我靠近房门，他没再动弹。

就在我以为一切将尘埃落定时，他忽然起身。

「姐姐，你别不要我。」一片漆黑的屋子里，比我高半个头的少年将我狠狠抱住，禁锢着我不让我离开。

「松手。」我漠然地将他的手从我的衣服上拉开，刚刚还缓和的气氛一下变得剑拔弩张起来。我实在是厌烦他的纠缠缠缠，不再遮掩地嫌恶道：「你有没有自知之明？明明是我名义上的哥哥，却喊我姐姐？」

我冷笑一声，不打算放过羞辱他的任何机会。身体微微靠近他，手指挑起他的下巴，无视他不知所措的表情，「你现在这么挽留我，像只狗一样。怎么，难道优等生真的对这个游戏上瘾了？」

他似乎被我的话伤到，有一刻的愣住，脸上因高烧而起的红晕在苍白的脸上更加明显。

「盛景安。」我见他良久没有反应，又再次叫了他的大名。

他回过神来，脸上表情却愈加偏执，他轻轻啄了下我的手指，然后又看向我，眼中爱恨交杂，似乎是自己身体中的两种力量在斗争。最后，他闭上眼，似乎是对什么做出了妥协，「是姐姐把我变成这样的呀。」

他的声音很轻，如一根羽毛落在这屋子里。他的手逐渐从我的腰往下移，熟稔地划过我的腿侧，话语里意有所指，「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，你别走。」

这么多年，我终于将自己锻炼成了最锋利的剑，可以深深地刺向仇人之子心脏的剑，我不会犹豫，我只会残酷而精准地把剑插入他的胸膛。

「我从来没喜欢过你。你真够恶心的，盛景安。」

这次我轻松地挣开他已经僵住的身子，头也不回朝门外走去。

他呼吸急促，如在暗河里溺水的遇难者，拼尽全力想要再将一些氧气吸入肺里。关上门的刹那，我听到他低低的神神经质的笑声，其中满是悲凉，像是动物的哀鸣。

「没事吧。」陆续竟就在门外，我不知道他听了多久，又听到了多少。但他关切的眼神，让我知道，无论怎样他都会包容我。

「没事。」预想之中报复的爽快并没有来临，我只觉得异常的疲倦。仿佛全身力气被抽光，下一秒就将倒下，「只是有点累。」

陆续架住我的身体，询问道：「要不然在这里歇下吧。」

「不用。」我回头看了一眼已合上的房门，又把目光收回，「去订的酒店吧。」

我不想在这里多待，一刻也不想。

和叔叔稍加润色地交代了一下里面的情况后，问问拒绝了叔叔的挽留，离开了盛宅。叔叔也没再坚持，让司机送我们去酒店。

趁着司机从车库取车的间隙，陆续为我裹紧衣服。深秋了，凉气丝丝侵入人体，我嘟囔了一句还是冷，陆续低低笑了一声，容忍了我的「娇气」，将我搂入他的怀中。

眼角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我抬头往上看去，只见盛景安已恢复了正常，那双眼直勾勾地看着我和陆续相拥，一动不动。

他面无表情，但紧攥着窗帘的手早已出卖了他。

他的沉默比愤怒更让我害怕，我索性移开了目光，全身心地陷入陆续的怀抱中。

回到酒店，陆续帮我吹头发时，突然提到，「对了，你喜欢养鸟？」

「没有，」我享受地眯起眼，将半个身子倚在他身上，「好端端的，突然问这个干什么？」

「我在一楼的一间房子里看到了个鸟笼。一间房里就挂着一只鸟笼，怪诡异的。」

我突然想起那只有着翠绿色羽毛的鸟，它还在那吗？

「鸟笼里有鸟吗？」

「不清楚，反正我经过的时候没听见里面有鸟叫。」

「或许曾经那里有一只鸟，但现在，它飞出来了。」我不禁感慨道。

他明白我的意有所指，手上的动作更加温柔。

「陆续，你对我真好。」他结束了吹头，把吹风机放回原位。我趴在梳妆台，眼中带有调侃地看着他。

他手中的动作顿了顿，而后向我走来，蹲在我的面前，与我平视。

下意识地，我放缓了呼吸。他握住我的手，桀骜的眉眼因昏黄的落地灯光而变得柔和，「世上有那么多种爱，有的丑陋，有的美好。而我，想给你最好的那种。」

爱这种情感就如月亮，有皎洁也有隐晦，而他偏偏要摘下最清朗的那片月光给我。

「哼。」我微微撇过脸，不想让他看到我脸上渐起的热度，「那你之前还有过不少女朋友呢？」

他笑，「不会了。那时我必须要向陆家证明我的价值，」又像是自嘲，「所幸我有副好皮囊。」

我心疼地将他搂入怀中，似乎就是这样，当你爱上一个人时，连他一根头发丝儿受损，你都会为他而难过。

「明天我们去看看阿姨吧。」我提议道。

陆续的妈妈当年为了保护他，脑部受到打击，成了植物人。这么多年，她的治疗一直是陆家拿捏陆续的法子。

「阿姨。」我知道她听不见，但还是向她问了声好。

「妈，我们来看你了。」

没有回应，他依旧自问自答般地和她介绍我，「妈，你未来儿媳妇来了。」

我脸微红，用手掐了他的腰一下。

我们在那间病房里待了整整一天，出来的时候，太阳正将要落下。

「下一次回来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」他轻叹了口气。

「只要你想，我们再来就是了。」我握住他的手，承诺道。

因为不想在这里多待，我们连夜返回首都。

在登上动车前，我朝盛家的方向虚望一眼。

我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地方。

我和陆续度过了一段可以被称之为幸福的时光，这种时光对我来说很难得，甚至偶尔会让我产生不真实感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开始习惯这种平淡的幸福，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。

进修结束后，原本说要脱离陆家的陆续不知道因为什么，最后还是留在了陆家的公司里工作。

一个平常的夜晚，我从工作地点回到家里，陆续已经做好了饭等我。

吃过饭，我们俩懒洋洋地瘫在沙发上，闲聊这一天发生的事。

突如其来的铃声打破了我们的交谈，我拿起手机一看，发现是盛叔叔的来电，我不敢怠慢，下意识接听，同时习惯性打开免提，「怎么了，叔叔？」

电话那一头有一瞬沉默，接着传来的是一个低沉的男声，「是我，盛景安。」

我和陆续对视了一眼。

就在我和他感到奇怪的时候，盛景安又开口解释道：「盛彦中风了，可能凶多吉少。」

「……我希望你回来见他一面。」

陆续察觉到我的犹豫，无声地握住我的手。

仿若才找回声音，我回复道：「好。」

心里有隐隐的不安，但想起上次的一瞥，又安慰自己，他应该是把从前放下了。

这四年来，我和盛叔叔依旧保持联系，虽然没再回盛家，但盛叔叔却常来首都看我。

这些年里，我只见过盛景安一次。

去年春节前夕，叔叔如平日那样约我在他居住的酒店见面，听说他下午就要离开，我上午挤出时间前往赴约。

盛叔叔老了。鬓角微白的发，使他不可避免地透露出老态。

他的身体也大不如前。告别时他站起，却一个没站稳差点摔倒。我连忙扶住他，担心道：「我把您送出去吧。」

他没拒绝。

走到酒店门口，一辆黑色的迈巴赫停在那里。看到盛叔叔出来，车的后座跑下来一个年轻的女孩，帮我扶住盛叔叔。

「这是景安的女朋友。」叔叔主动向我介绍，又朝那个女孩开口，「她是叶敏。」

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那个女孩眼底闪过一丝敌意与奇怪的怜悯。

「你好。谢谢你的帮忙。」她的声音客气至极，我只点了点头，算作回应。

就在这时，车窗缓缓降下，露出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，他的声音淡淡，目光没在我身上停留，「该上车了。」

她没再和我说话，径直扶着盛叔叔上了车。

车窗上升，遮住盛景安毫无感情波动的脸。

我没由头地感到释然，也许他也把一切放下了。我轻叹一声，目送着盛叔叔离开。

陆续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捞回来：「我们明天一起去吧。我不放心你一个人。」

「好。」我抿了抿唇。盛叔叔帮了我那么多，于情于理，我都该去的。

第二天，我和陆续一同回到了这个阔别四年的地方。

来机场接我们的是曾有过一面之缘的那个女孩，她向我们做了个正式的自我介绍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感觉她比上次要更热情，望向陆续时，更是如此，「我叫沈子莹。今天盛景安有事，托我来接你们。」

「有劳。」我朝她点头，客气地表达了我的感谢。

她开车把我们直接送到了盛家。未曾想，竟是盛景安开的门。

我和陆续交换了个眼神。

「景安，你不是要开会吗？」身后的沈子莹先我们一步问道。

「我担心爸的病情，改成了线上开会。」他朝我们微微颌首，脸上表情没有什么浮动，仿佛曾经那个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盛景安又回来了。

但他变得更加有磁性的声音，以及已经褪去青涩，棱角毕露的脸庞，都告诉我他不再是那个我熟悉的他。

陆续复杂地看了他一眼，没开口。他们曾经的友谊，似乎不曾存在过。

「我去看眼叔叔。」我没直视他。

「好。」他的语气依旧毫无波澜，「不过他可能又睡过去了。」

他带着我上了楼，陆续寸步不离地护在我身边。沈子莹也跟上来，走在盛景安身侧。

这样就很好了。

打开门，正如盛景所言，盛叔叔睡着了。我悄悄把门关上，怕吵到叔叔。

「今天住这里吧，公司还有事，麻烦你们照看他了。」盛景安看了眼表，对沈子莹说道，「走吧。」

没给我们反应的机会，两人身影已经消失在眼前。我松了口气。

晚上由于阿姨收拾出的是两间小客房，我和陆续只好分房睡，出于安全起见，我把房门上锁。睡前阿姨看我今天劳累了一天，特地给我端来一杯牛奶，我感谢地接过喝下，才上床睡觉。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陆续不在身边的原因，这一觉睡得相当不踏实。

恍惚中，似乎有一个人坐在了我床边，久久凝视着我。

他把手探入我的睡裙，大手肆无忌惮地抚摸着我的身体，而后一个炙热的身躯覆上我，与我紧密相拥，我努力想睁开眼，却只是徒劳，最后陷入无边的黑暗，再察觉不到什么。

第二天醒来，除了身上异常粘腻，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痕迹。我只好当自己是做了一场春梦。

盛叔叔清醒的时候很少，只是每次清醒时，都把我当成了我的妈妈，拉着我的衣袖让我别走。

无奈，我只好又延长了假期。陆续则提前请了年假。

而盛景安则很少出现，有时候我甚至都忘了有这个人的存在。

星期六，阿姨放假，盛宅除了盛叔叔之外，只剩下我和陆续。

突然一个电话打入陆续的手机，陆续接起，眉头逐渐紧锁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担心地询问道。

「我妈好像出事了。我得去看一下。」说着他开始收拾东西。

我原想说我也想去的，但想到那样只剩下盛叔叔一个人在家，又不知道怎么办了。

陆续看出我的顾虑，一笑，「应该不是什么大事，我去看一眼。你留在这看着叔叔，我会尽快回来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」

「好。」

半个小时后，门口传来了开门的声音。

「陆续？」我以为是陆续，没回头询问道，「怎么回来了，有东西没拿？」

「是我。」我一惊，转头，发现盛景安正倚靠在门口，好整以暇地看着我。这些年，他的五官早已长开。棱角分明的五官，深不可测的眸子，锐利的眉眼。

只是站在那里，就充满了压迫感。

「怎么了。」我硬着头皮开口。

他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却让我心底无端发凉，他朝我走来，我想要跑却被他先一步抓住，「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」

「姐，姐。」

这两个字沉沉落下，正如我的心，一下子坠入深渊。

他的力气大了不少，我再也没有反抗的可能，我被他紧紧攥着手，强硬地拉上了车。

车很大，除了我和他之外，还有两个沉默的黑衣人。

他将我抱坐在他的腿上，再不见他平日的冷静自持，蹭着我的脸颊，「我等这一天，等了六年。」

他又靠近我的耳朵，用最甜蜜的声音说着最残酷的话，「姐姐，这六年，我已经学会了怎么囚住我爱的鸟。」

「我亲手为你准备了最华丽的笼子。」

「盛景安，你疯了！」我惊疑不定地看着他，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拿着所谓的爱做冠冕堂皇的借口！」

他如听了最好笑的笑话一样哈哈大笑，笑声停止后，我听到他略带悲凉而又疯狂的声音，「我母亲教给我的爱是疯狂，我父亲教给我的爱是自私，你教给我的爱是不堪。这些，我都学会了。」

「你说，我是不是一个好学生？」

柔软丝滑的绸缎蒙住了我的眼睛，我惶恐不安地想要把它扯下，却被盛景安倏地打横抱起。

强有力的臂膀，仿佛要将我禁锢在他的胸膛，挣扎无果，我软下声，「盛景安，你先把放下来，我要喘不上气了，好难受。」

他的吻落在我的额头，似安抚，「我知道，再忍忍。」

不知道踏入了哪里，我被盛景安按入怀中，所有的光线都消失殆尽。眼睛看不见，我的耳朵却敏锐地捕捉到了大门关上的声音。

盛景安将我搂在怀中，以一个亲密的姿势，为我解开眼罩。

这是一间很大，装饰也很温馨的别墅——如果它不是用来关我，我会很喜欢它。

盛景安紧紧盯着我，一字一句开口，「喜欢吗？这里就是我们以后的家。」

「我花了四年布置这里，今天，它的女主人终于看到它了。我好高兴。」

我不欲再与他多言，转头打量周围。

沙发侧面的玻璃墙十分夺人眼目，一眼看去能看到花园里的景象，阳光从这里洒进来，充当整个一楼的自然光源。

地上放着一个有些年头的鸟笼，是簇新中唯一的例外。我认出那是曾经那只翠绿色的鸟住的笼子。

那只鸟最后的下场，要么是飞离了鸟笼，要么是在鸟笼中结束歌唱。

「它死了。」盛景安察觉到我的目光落在鸟笼上，他对我的情绪一向如此敏感，「它后来不愿意歌唱，我亲手杀了它。」

「姐姐，一只不会讨主人欢心的鸟不配活在世上，是不是？」

「你想表达什么？」我不想与他玩这种没意义的文字游戏，说来说去，无非是威胁我罢了。

「陆续如果不能讨陆家欢心，你说他会怎么样呢？」他慢条斯理地开口，却如当头一棒将我喝醒。

「你不要打他的主意！让我再想想好不好。你想和我在一起是不是，我可以离开他和你在一起！」我说出口的话，飞快却支离破碎，他太清楚我的软肋，这让我一时失了分寸。

「在一起？我怎么会死缠烂打盛彦情人的女儿？」他捏住我的下巴，我惶恐的表情毫无遮掩地呈现在他面前，我看到他眼里渗出恶意与快感，「你只能当一只，只为我歌唱的鸟。」

「你不能这样逼我，盛景安。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」

「求我？那一晚我是怎么求你的，你忘了吗？」他眼眶泛红，声音不再平稳，「我那样卑微地求你，我得到了什么？你头也没回地走，像扔垃圾一样扔掉我，却和别人在楼底下拥抱。叶敏，你把我当什么？你把我当什么？」

「你怎么敢？你怎么敢！」

10

「你要报复，冲我一个人来。」他的爆发反而让我平静下来，我搂住他的腰，顺从地将头靠在他的胸膛。

先稳住他的情绪，不能让他因为我而迁怒陆续。现在他精神不稳定，如果想离开这里，可能还要徐徐图之。

「这是你说的。」话音刚落，他不顾三七二十一，捧住我的脸胡乱地亲吻。

他给予了一个不容我后退的深吻。

直到一吻结束，我几乎要窒息，他的吻如同狂风掠夺，要侵占每一寸城池。

这不过只是一个开始。

「姐姐。他也这样对你的吗？」宽大的床上，他强硬地拽着我。

我想要逃开他的视线，他却不给我这个机会，「姐姐，是不是我更能让你快乐？」

我咬着牙关，无论是他问的问题，还是其他，我都不愿意给他回应。

见此，他轻轻地咬了咬我的肩，牙刺透我的皮肤，随着他浓烈的情感一起施加在我身上，
「到头来，你还是不愿意爱我。」

他再次直视我的眼睛，仿佛存心用语言羞辱我，他眼里有恶意有快意，还有我不知原因的哀伤，「但这又怎么样？无所谓了。你最终还是留在我身边了。」

「只有我要你，你还能去爱谁？」他喃喃道，我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，他不给我反应的机会，猛地将我拉回欲望的深渊。

盛景安彻底疯了。

我被软禁了，他没收了我的一切通信工具，只允许我在别墅里自由活动，两个黑衣人如同生了根，守在门口。

我和他说道理，我向他苦苦哀求，他都无动于衷。

但我绝不会这样坐以待毙，陆续还在等着我。

我有意软下性子，让他误以为我在接受成为一只囚鸟的事实。

又一日枯燥的重复后，我似无意提起，「我好久没有和其他人说话了。」

「除了我，你还想和谁说话？」他放下正在看的书，盯着我，他的提问是一道有陷阱的谜题。

「李真真，你还记得吗？」我主动朝他凑过去，提到我们都鲜少提起的过去，「那时候她还当过我们俩的电灯泡呢。」

他似笑非笑看着我，令我背脊微微发凉，我吻上他的嘴角，撒娇道：「我真的很想她。」

「可以。」他摸了摸我的头，把我往他的怀里带，「我明天可以让她来这里。」

我知道他不怕我和李真真说什么，就算我和她说了她又能怎么样？盛景安有这个本事把我囚在这里，就有本事让我一辈子名正言顺地被囚在这里。

如他答应的，他真的让李真真过来了。但门口的两个黑衣人依旧在那里尽忠职守。

「真真，你还记得我吗？」高中时我女性朋友不多，她勉强算一个。现今这种情况，我只能想到她。

一路进来的架势，或许已经让她明白了什么，她安慰似的握住我的手，「我当然记得。」

我没有一上来就说正题，而是和她真的闲聊了好几天。

直到觉得时机差不多，我才把盛景安的所作所为告诉李真真。

她露出果真如此，又带几分义愤填膺的神色，最后都化成了一声叹息，她问我：「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？」

她一向如此，正直而又善良，我知道选她帮我一定没错。但我不能辜负她的善意，我必须要想个在不伤害到她的前提下逃出这里的方法。

首先……

「你能联系上陆续吗？」

逃离这个别墅是不够的，要想真正获得自由，必须要去到盛家手伸不到的地方。

「想办法帮我把这封信带给他，不要让盛景安察觉。」

从前几日我从盛景安那里旁敲侧击的信息知道，陆续这几日被关在陆家。

「没问题。」就在我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满足上述条件时，李真真已经爽快地答应了。

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和陆忠玩得不错。」她轻描淡写地解释道。

「还有……」

我软下来的态度明显让盛景安愉悦，在耐心等待了一个星期后，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可以和他提出出门的请求。

「我都没衣服穿了。」赤着脚站在衣帽间前，毛茸茸的地毯被我踩在脚下，阻断了初秋的寒意。

盛景安为我准备的都是夏天的衣服，现在穿确实不合适。

「我让他们送一些过来。」他的手抚上我的后颈，轻轻在我的唇角边啄了一下。

「我想你陪我去选。」我凑近他，乖顺地把自己送到他的怀里，撒娇道，「我们还没有一起逛过街呢。」

他的喉结滚了一下，眼神微暗，「明天去怎么样？」

我和李真真约下的日期就是今天。

我心中略微焦急，面上却不显，微嗔道，「你要是不想陪我就直说。」

「我怎么会不愿意陪你呢，姐姐。」后面两个字被他叫得异常缠绵，他把头靠在我的颈窝处，细碎的吻落下。

盛景安在商场陪我逛了一圈，之后我借口要上厕所进入了一楼的卫生间。

我让李真真找了一个和我体型差不多的人在这里等我，我们没有多说话，直接互换了衣服。

手腕上表的时针指向十二点，如我所计划的那样，商场一楼停电了——这是我和李真真计划内的一环。

趁着突如其来的黑暗，换上我衣服的女人迅速跑出去，我躲在门口看着盛景安和那两个黑衣人下意识追上去。

就算他们马上发现那不是我，这点时间对我来说已经够了。

按照李真真和我说过多次的路线，我迅速进入了一个暗门，顺着走廊出来，一辆不显眼的面包车在外面等我。

一刻也不敢歇，我迅速爬上面包车，直到门被关上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和坐在身旁的李真真相视一笑。

「陆续已经在那里了。」李真真想的很周全，「我给你们买了大巴车的票，虽然慢了点，但不容易被发现。」

「谢谢！」我不知道怎么感谢她，只有给她一个拥抱。

李真真把我送到大巴车站，刚从面包车里下来，我就看到了站在门口迎接我的陆续。

我飞扑进他的怀里，鼻头酸酸的，他也紧紧拥抱住我。不需要言语，我们却都知道了对方想表达什么。

「阿姨我已经托李真真想办法了，听说她的一个朋友和陆忠关系不错，你不要担心。」

「我知道。她和我说过。」他搂住我的肩，简短道，「我们先离开这里。」

我们悄然混入排队上车的人群中。十指紧紧扣着，再也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。

「叶敏。到我身边来。」下一秒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。我朝前看去，看到了倚在车上的盛景安。

不容我想清楚发生了什么，突然上来两个黑衣人把我和陆续分开，一个将陆续按在原地，另一个带着我向盛景安走去。原本拥挤的人群变得悄然无声，他们都自觉地为这场闹剧空开足够的舞台。

「陆续！」我试着挣脱束缚我的黑衣人，朝陆续奔去，陆续已经被按在地上，他挣扎着抬头看我，回应我的呼唤。

「好一对苦命鸳鸯。」盛景安带着怒气快步走到我身旁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腰，语带嘲讽道，「你以为你们能逃到哪里去，嗯？姐姐以为你的那些小心思，我还不清楚吗？」

「游戏结束了。」

喧嚣人声中，我被盛景安强制性地带着往前走，陆续朝我露出一个笑容，带着绝望的爱意。

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。

盛景安用一根长长的脚链捆住我的脚踝。微凉，内侧被特意设计过，柔软的皮革将其包裹。碰撞的时候发出清脆的响声，如鸟的悲歌。

「姐姐，我不想将你捆住的。」他跪坐在我面前，脸颊靠在我的膝上，「如果你不逃的话，这脚链一辈子都不会派上用场。」

我冷笑。他故意放我走，只不过是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把我捆住。

他慢慢凑上来，不顾我的不情愿，强制性交换了一个黏糊糊的吻。

他最后又退回去，手摩挲着脚链，露出一个心满意足的笑容。

我曾怀揣的希望被彻底打碎后，日子对我来说失去了意义，暗无天日地被关在屋子里，唯一能见到的人也只有盛景安。

从一开始的冷眼相待，到后来的麻木，挤不出任何表情。我不知道日子过去了多久。

「姐姐为什么不笑呢？」他伏在我身上问我。

我不回答他。

他自顾自地继续说着：「你是在恨我吗？」神经质地将我抱紧，仿佛怕我将他遗弃，「我不能让你再次抛下我。」

我没有力气和他争吵，只是静静说着：「你为什么不明白呢？你的母亲害得我家破人亡，你把我囚禁在这里不见天日。我凭什么对你动心？」

他静默地看着我，而后疯了一般啃噬着我的唇，胡乱的一吻结束，他再次开口，「我们要个孩子吧。」

我嗤笑一声，「沈小姐会同意吗？盛景安，我可不想我的孩子是私生子。」心里有些发虚，只能将沈子莹抬出来试着威慑他。

他却笑了，眼里是愉悦，「吃醋了吗？我和她什么都没有发生哦。」他将头靠在我的肩上，轻蹭，「她不过是名义上的女朋友，我们是互相利用的关系。」

「忘了告诉姐姐，她下个月就要和陆续结婚了。」

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尝试着理解他透露的消息，良久才吐出两个字，「疯子。」

他开始让我吃一种药，似乎是备孕用的。我抗拒，他就会强制性地用嘴喂我吃下去。长久的不见天日，我的脾气开始变得暴躁与无常。我不由自主地去想陆续，但我却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。

不知道是第几天，这次盛景安进屋带了一个文件夹。他的语气带着难以掩饰的兴奋与邀功，径直朝我走来，「姐姐，我查到一些东西。」

他把我搂在怀里，就这样摊开文件夹给我看，我抗拒，他就一字一句地告诉我：「你父亲的死，是盛彦动的手脚。他知道我母亲的计划后，开了更高的价格，让那个司机把目标换成你的父亲。」

「我过几天带你去见他，帮你报仇。」

突如其来的真相让我无法置信。盛叔叔对我一向很好，我一时无法接受这个真相。好半天，我才缓回劲。

我发出一声短促却尖锐的尖叫，近乎癫狂地掐住盛景安脖子，而后流出泪，「你们一家都是疯子，都是疯子。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你们要这样对我们？！」

他轻叹一声，将我搂入怀中安抚，声音里带有一种蛊惑，「你亲手杀了盛彦，好不好。」

第二天，是私人医生每月上门的日子。也是我为数不多见到生人的机会。

照例做完一系列检查，好在没有怀上盛景安的孩子，医生误以为我在失望，安慰道：「这种事急不来的。养好身体就好了。」

她正要离开，目光却落到床头的药瓶上，拿起仔细端详一番后，开口，「这个药少吃，有副作用。」

「什么？」我顺势问下去。

「会让你激素分泌过多，变得暴躁易怒，还是少吃好。」

我的目光沉沉落在药瓶上，没再移开。

盛景安陆陆续续又给我带来了更多且更翔实的资料。盛彦有记日记的习惯，在日记里，我得知母亲跳楼不是因为流产，而是因为盛彦和他的心腹交谈时被母亲听到了当年的真相。母亲无法接受我的父亲是因为她而死，也无法接受自己差点生下杀夫仇人的孩子，最后只有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来结束这段混乱的关系。

我彻底了解了盛彦的居心叵测与良苦用心，他用了那么久的时间，不过是为了得到我的母亲。宛如一个被诅咒的循环，盛景安也想尽办法将我囚禁在这暗室。

多恐怖，多讽刺啊。

盛景安带我去见盛彦那天，我换上了那年我生日，陆续亲手为我做的那件裙子。灰暗生活的一点慰藉，它还在我身边。

盛景安看我恢复了精神，眼底露出久违的喜悦。他环着我，轻声地，说给我，更像是说给他自己：「一切都将结束了。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」

他将头靠在我的颈窝，一副驯服的模样，「我是姐姐的狗，姐姐不能不要我的。」

盛彦住的地方是之前我母亲疗养的地方——也是她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地方。从日记中我得知，盛彦不回盛宅的那些日子里，都是住在这度过的。对他来说，这里既让他痛苦，又让他沉溺。

命运不过是一个可笑的轮回。

房间里，盛彦是醒着的。

他浑浊的双眼朝我看来，闪过喜悦与不敢相信，发出如孩子般的呓语，「你终于肯来看我了。」

「他把你当成了你的母亲。」盛景安的手按在我的肩头，带着鼓励，「靠近他，将匕首捅入他的心脏，他不会反抗的。」

他选用了最血腥也是最直接的方式，让我发泄恨意。

盛彦的眼睛一动不动地落在我的身上，但我知道，他是在透过我看我的母亲。

盛景安松开手，轻轻将我往前一推，「去吧。」

这一刻，时间奇妙地在我身上重叠。我似乎分裂成两半，一半是我，一半是我的母亲。匕首冰凉的触感让我回神，我转过头，朝盛景安微笑，这是这些天里，我对他露出的第一个真情实感的笑容。

我真挚地开口，与其说是讽刺，不如说是感慨，「你不愧是你父亲的儿子。」

他脸上出现一瞬间的迷茫，随即变成惊恐的神色，他惊慌失措想要上前阻止我：「不！」

我的动作比他更快，径直越过盛彦的床，朝窗台跑去。

「我放你走，你不要做傻事！」盛景安慌了，他朝我走来却被我厉声制止。

盛彦则迟钝地开口，声音很轻仿佛怕惊扰到什么，「你那天就是这样离开我的吗？是不是很疼？」说着他又哭出声来，一片寂静中，他的声音格外地清晰，「这么多年，你都不愿意出现在我的梦里，我好痛苦。」

他像一个小孩，号啕大哭。

「放我走？」我的目光朝窗台下望去，「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」

如果我真的信了他，我得到的只会是更严厉的监禁。

我将目光再次移到盛景安身上，声音很平静，「我知道你想干什么。」

「你用药物控制我，试图让我情绪变得激动，更容易受你的蛊惑。」

「与其说你想为我报仇，不如说，」他沉默着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，盛彦的哭声如背景音。这个场景无比荒诞，我继续开口，「你想用盛彦的死换取永远囚住我的机会。」

「如果在几分钟前，我将匕首插入盛彦胸膛，那么这一辈子，我只能成为你羽翼下的鸟。」

他脸色苍白，啜嚅道：「不是这样的，姐姐。」他想靠近，却又怕我真的跳下去，犹豫着，他的声音染上哭腔，无比脆弱，似乎想以此打动我，「姐姐，你说过，我是你的狗。狗怎么能离开主人呢？」

我不理他，只自顾自讲着，「我想了很久，有什么办法能离开。」我苦笑一下，「这是我想出的唯一办法了。」

如何打破这种畸形的轮回？这是我最后的，也是唯一的办法。

正如很多年前，我母亲做的选择。

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我丝毫不觉畏惧，只感慨血缘的神奇。他和他父亲，我和我的母亲，最终都殊途同归。

盛景安突然发力，猛地朝我冲来，他的手触到我的衣角——也仅仅是衣角。

下一刻，我毫不犹豫地坠向地面。

哭声与撕心裂肺的尖叫都远离了我，无边的解脱感将我包围，我知道，我将落入大地母亲温柔的怀抱。

如一只自由的鸟，飞离囚笼。

该盐选专栏共 37 章，97% 未读

继续阅读 ▶

VIP



盐选专栏

霸道总裁别爱我：甜又爽的反套路现言小说

咕咕咕吱 等

共 37 节

会员专享 ¥39.00

加入书架 >

发布于 2020-12-23